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

深度報導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In-depth Reporting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從莫拉克風災採訪經驗看記者的挺進與勞動

“Hunt in the Mountains Though the Tigers await”—

An Examination of Journalists' Venturing and Working Condition

through Their News Gathering Experience

in the Typhoon Morakot Catastrophe



王彤勻

Wang Tong-Yun

指導教授：洪貞玲博士

Advisor: Hung Chen-Ling, Ph.D.

深度報導指導老師：徐梅屏老師

In Depth Reporting Advisor: Hsu Mei-Ping

中華民國 99 年 10 月

October, 2010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從莫拉克風災採訪經驗看記者的挺進與勞動

‘Hunt in the Mountains Though the Tigers await’

---An Examination of Journalists' Venturing and Working  
Condition through Their News Gathering Experience in the  
Typhoon Morakot Catastrophe

本論文係王彤勻君（學號 R97342022）在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所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99 年 10 月 22 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洪昌玲

（指導教授簽名）

徐梅屏

（指導教授簽名）

洪昌玲

徐梅屏

## 謝　　辭

曾幻想過無數次把碩士帽扔得老高、把學位證書牢牢握在手上的場景，也明白無論早晚，這天終將來臨，不過真的到了寫謝辭的這一刻，卻感覺不很真實，大概畢業對我而言，是個太美好的夢吧。

可是從起點到終點的一切，從大綱提案到 final 口試間近一年的奮鬥，都真切地不像夢境。這篇深度報導之所以能夠順利完成，除了感謝新聞所兩年半來教導我的每一位老師，予我扎實的學術及實務訓練，首先便要感謝我的兩位指導洪貞玲、徐梅屏老師：洪老師對報導的文獻架構、問題意識提出許多具體建議，在寫作的過程中更不時給予鼓勵。從老師身上我感染了對學術與人生的熱情，也學會相信自己——多數時候只要努力，沒有辦不到的事情；徐老師則啟蒙我採訪寫作的能力，對字句的嚴謹以及內容的「不疑處有疑」，讓我了解何謂記者該有的氣度與堅持，只要想起老師的「刀子口，豆腐心」以及率性筆跡，深夜的改稿時分，就不禁溫暖起來。也要特別感謝兩位口試委員許瓊文、洪淑惠老師，鼓勵我親身回到災區現場，懷想、感受風災當下的震撼。

訪問過程中眾多學長姊協助穿針引線，記者大哥、大姊們也傾力相助、坦誠相告，點點滴滴的小善意，匯流而成的力量無比巨大。這篇報導如果動人，很大一部分得歸功於幕後的說書人，願意分享行囊中精采的故事，也讓我得以略窺新聞業的真貌。

寫作的馬拉松漫長而勞頓，幸虧我的老朋友、好同學，於是柳暗之後，總會花明。永遠的 1025——小令、宜君、潔、韋穎、小祺欣、維亭、綿——每一次久別聚會、每一句貼心話語都像沙漠裡的綠洲，知道彼此的曾經，以及曾經之後的

不變與蛻變，是單純而喜悅的。感謝親愛的新聞所 r97 與論文討論會戰友——尤其怡蓉、若筑、曉翔、國涵、筠婷——往往第一手承受我自報導起跑以來，各式的騷動與不安，然後寬厚地出借耳朵和肩膀。兩年多來，那些夜宿研究室苦思法律辯論、編輯小雜誌、電視新聞外拍剪片、暗房裡半夢半醒的時光，我想，這是我們共享，最珍貴的獨家。

感謝我親愛的爸媽和家人，一直是支撐我前進最重要的動力，即使關於種種甜蜜和感激，我往往說不出口。老爸親自跑一趟、陪我下南部採訪，老媽常擔心我在論文摧殘下不正常的作息，囁嚅著要我早點就寢；謝謝我的老妹和老弟，只要不拌嘴，能有你們的貼心陪伴，真好。

記得挫折的時候對自己說過，最亮最多的星星，往往在最幽暗的深夜盡頭，在幾乎覺得曙光不會再出現的當口，才能見到。

如今星星露臉了。

我想，這篇報導的完成，是一個階段的結束，卻也是新的開始。

白晝還長呢，謝謝陪我一程的你們，謝謝。

2010/11/23

## 中文摘要

2009 年八月八日深夜，中度颱風莫拉克侵襲台灣，造成 659 人死亡，40 人失蹤，其中高雄縣小林村滅村導致近五百人身亡、六龜新開部落 32 人遭土石掩埋等慘劇，於全國民眾心中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莫拉克風災也因其災情之重、災區分佈之廣，不僅國內媒體大規模報導，亦受國際媒體關注。

災難向來是社會焦點，負責前往現場傳遞第一手訊息的記者，其「挺進」行為也引發熱烈討論。本篇深度報導共訪問 18 位於莫拉克風災期間下災區的記者、1 位同事、6 位公司主管、5 位學者專家，試圖還原風災採訪的實況，並反映組織支援的條件、記者的勞動情境及挺進抉擇。

本篇報導發現，記者於災難期間遭遇的勞動困境，包括(1)組織所提供之硬體(採訪、安全)設備不足(2)人力調度吃緊(3)新聞室內、室外的斷裂(4)自身勞動意識的缺乏。而在判定事件具備一定新聞價值的前提下，記者們挺進與否則受到(1)截稿時間(2)人身安全與獨家選擇(3)救災狀況(4)天候與環境等因素所拉扯。

由記者實際的勞動情境可觀察到，他們於災難期間十分缺乏、且亟需面對的問題，也許是人身安全的保障——多可以從組織層面來推動：實際做法包括實施安全訓練、提供安全裝備；另外在個人層面，記者也可以多方嘗試災難報導的可能，稍稍緩和挺進的壓力。同時，透過執法機關的強制力，提高組織與記者的配合度，以上因素若能多方持續作用，記者於災難期間的勞動條件與安全保障也才存在改善的可能、進步的空間。

關鍵字：災難新聞、記者、挺進、莫拉克、勞動條件

## English Summ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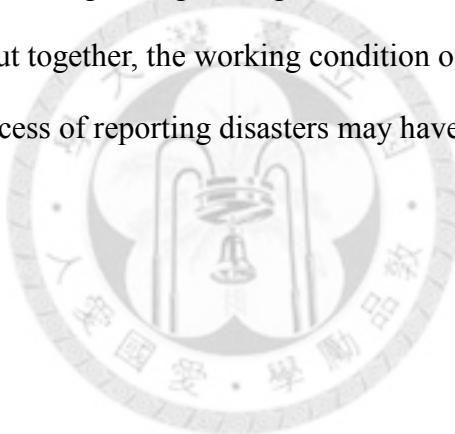
At midnight of August 8<sup>th</sup>, 2009, medium-strength Typhoon Morakot stroke Taiwan, causing 659 people dead and 40 others missing before it finally headed to China. News such as the destruction of Hsiaolin Village in Kaohsiung, which claimed nearly 500 lives, and the mudslide which buried 32 in Xinkai Village of Liukuei Township, Kaohsiung County, have left strong impressions on nearly every countryman's mind. Because of the devastating calamities and the widespread disaster areas, the typhoon has attracted large scales of attention not only from local media, but also foreign ones.

Disasters always draw the atten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 journalists' behavior of "advancing to the front line," meaning going to the spot to acquire first-hand information, has been under heated discussion. This in-depth report has interviewed 18 journalists who went to the disaster areas during the Typhoon Morakot period, one of their colleague, 6 media superintendents, and 5 scholars or experts, trying to restore the scenes of interview on typhoon days, and to reflect on the circumstances of support from media organizations, as well as the working conditions of journalists and their decisions on whether to advance or not.

This in-depth report finds that the working predicaments journalists face during the period of interviewing disaster-related news include: (1) the inadequacies of (interview, safety) equipments (2) the shortage of manpower (3) the discrepancy of recognition between superintendents in the newsroom and journalists on the spot (4) the lack of labor consciousness. Under the prerequisite of regarding the events as having certain degrees of "news value," journalists usually judge whether they will advance further depending on the following factors: (1) press time (2) the dilemma between personal

security and the chase for exclusives (3) the situation of evacuation (4) the conditions of weather and environment.

From the working condition in reality, we can observe that the urgent issue journalists have to face (which they really lack when interviewing disaster-related news) may be the proper protection on personal security. The work can mostly be done by the media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carrying out security training lessons and offering safety equipments. On the individual scale, a journalist can try out various possibilities of reporting disasters, which might alleviate the pressure of “advanc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government authority should use its coercive power more, to make the organizations and journalists cooperate in doing the right things. If all the elements mentioned above could consistently work out together, the working condition of journalists as well as their safety during the process of reporting disasters may have the possibility of improvement.



Keyword: disaster reporting, journalist, advance, Morakot, labor condition

## 目錄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	i
誌謝 .....	ii
中文摘要 .....	iv
英文摘要 .....	v
<b>第一部分 深度報導作品 .....</b>	<b>1</b>
<b>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從莫拉克風災採訪經驗看記者的挺進與勞動 ....</b>	<b>2</b>
楔子——風災背後的故事：他們如何挺進？ .....	3
比牢籠還糟的「流籠」 .....	4
白浪滔滔我不怕 .....	5
藍波的試煉：咬著牙，也要走 .....	6
停車暫借問，或恐是同鄉 .....	8
<b>勞動困境浮上檯面 .....</b>	<b>10</b>
困境一：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	10
從「象腿雨鞋」和「青蛙裝」談起 .....	10
小記者的大夢 .....	11
夢想一：衛星電話 .....	11
夢想二：SNG 車 .....	13
夢想三：採訪車 .....	15
困境二：人力調度吃緊 .....	17
天無絕人之路：有錢好辦事 .....	17
一個不嫌少，兩個恰恰好？ .....	18
有你，真好：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 .....	18
困境三：新聞室內和室外的斷裂 .....	19
想像與現實的戰爭：誰來掌舵？ .....	19
信賴關係與新聞產製 .....	20
困境四：沉睡的勞工意識 .....	21
沒錢拿，沒假休，沒關係 .....	21
不夠保險的保險 .....	23

使命感——自我閹割的雙面刃.....	24
革命不輟的勇氣.....	25
<b>繼續挺進與否的理性與感性 .....</b>	<b>27</b>
截稿時間的緊箍咒 .....	27
要名，還是要命？ .....	28
救災皇帝大 .....	29
順天而行，量力而為 .....	30
<b>挺進可以更安全 .....</b>	<b>31</b>
尋求災難報導的其他可能 .....	31
有「備」無患：安全裝備的重要 .....	32
安全訓練還是隨機應變？ .....	33
考古題讓你更有 sense .....	33
給我一個便當的時間.....	34
期待，理想國 .....	35
<b>第二部分 報導企劃案 .....</b>	<b>37</b>
<b>第一章 報導緣起 .....</b>	<b>38</b>
<b>第二章 相關文獻與問題脈絡 .....</b>	<b>42</b>
第一節 災難新聞與災難期間的媒體功能 .....	43
一、災難與災難新聞的定義.....	43
二、媒體在災難期間的社會角色.....	45
(一) 告知重要資訊，避免集體恐慌.....	45
(二) 聯絡社會各階層，促進資訊流通.....	46
(三) 凝聚團結意識，監督救災進度.....	46
第二節 災難期間的媒體動員 .....	47
一、災難時的媒體動員與運作.....	47
(一) 打破原有分工，人員大規模臨時調動.....	47
(二)「沒有準備」就是最好的準備.....	48
(三) 傳統新聞守門過程受挑戰.....	49
二、媒體的事前訓練和相關保障.....	50
第三節 災難與記者勞動 .....	53

一、記者勞動條件於災難期間的變化.....	53
(一) 記者自主權提升，衝撞上下位階.....	54
(二) 工作步調快，體力消耗大.....	55
(三) 身陷無法預期的危險.....	56
二、災難報導中記者與消息來源之互動.....	57
三、災難新聞中的記者報導倫理.....	59
第四節 小結 .....	61
<b>第三章 採訪計畫 .....</b>	<b>62</b>
第一節 報導架構 .....	63
一、挺進歷程重現.....	65
二、勞動困境還原.....	65
三、挺進界線怎麼定.....	66
四、讓挺進更安全.....	66
第二節 訪談對象 .....	68
第三節 訪談問題 .....	71
一、挺進現況.....	71
二、勞動困境.....	72
三、挺進界線.....	73
四、安全訓練與保障.....	74
第四節 採訪可能遭遇的困難與解決之道 .....	76
第五節 寫作進度 .....	77
<b>第三部分 報導後記 .....</b>	<b>78</b>
採訪反思與心得.....	79
研究限制與建議.....	82
參考文獻 .....	84
附件 .....	87

第一部分  
—深度報導作品—

#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從莫拉克風災採訪經驗看記者的挺進與勞動



## 楔子——風災背後的故事：他們如何挺進？

2009年八月八日下午兩點，中度颱風莫拉克已自桃園出海，然而南台灣的惡夢才正要開始：這個長得像逗號的颱風，尾巴仍在高雄、屏東一帶流連。濃密的雲系、旺盛的對流，將高雄縣小林村包裹得風雨交加；十四個小時後，滅村事件發生。奇怪的是，村滅了之後，有人不撤退，反倒往山裡跑。這天深夜，山區荒廢的工寮，瑟縮著兩個憔悴身影。他們不是救難隊，也不是村民。

「晚上很冷，我們就抱在一起。一直跟救難隊聯繫，確定隔天早上六點多有直升機進來，帶受困民眾出去。我說我們發燒，裝成病患，當時頭髮比你這小女生還長，很狼狽。被載到台南機場後，消防局派了三輛救護車來接，一上車馬上被識破，因為開車的剛好是我朋友。」

說到這兒，黃佳琳大笑。他是自由時報駐高雄的地方記者，和他抱在一起的不是女友，而是蘋果日報的同業。畢竟，記者本不該佔用救難資源採訪，他們為了縮短下山時程趕發稿，於是臨時想出喬裝生病災民，搭「便機」下山的主意。聽來像是諜報片才有的情節，卻是莫拉克風災期間的真實經歷。

所謂「挺進」，指的就是黃佳琳這樣的新聞工作者，為取得第一手資訊，深入環境嚴峻的事發現場；無論手邊資源多少，都盡力走到最遠。

面對災區種種路斷、水淹、山崩的險境，記者如何以「非常的」管道，抵達這些「非常的」地點？且讓我們回到一年前的八月，一探究竟。

## 比牢籠還糟的「流籠」

對岸隱隱傳來災民的呼救，放眼望去，前方三十公尺一片蒼茫，高雄縣六龜鄉新發村通往外界的唯一途徑——新開橋——已不復見。站在斷裂的橋頭往下看，巴斯蘭溪水勢洶湧，村內村外的交通，幾乎完全中斷。

生死兩茫茫，村內和村外此刻僅存的連結，只剩民間救難隊以電纜權充鋼索架設的簡易流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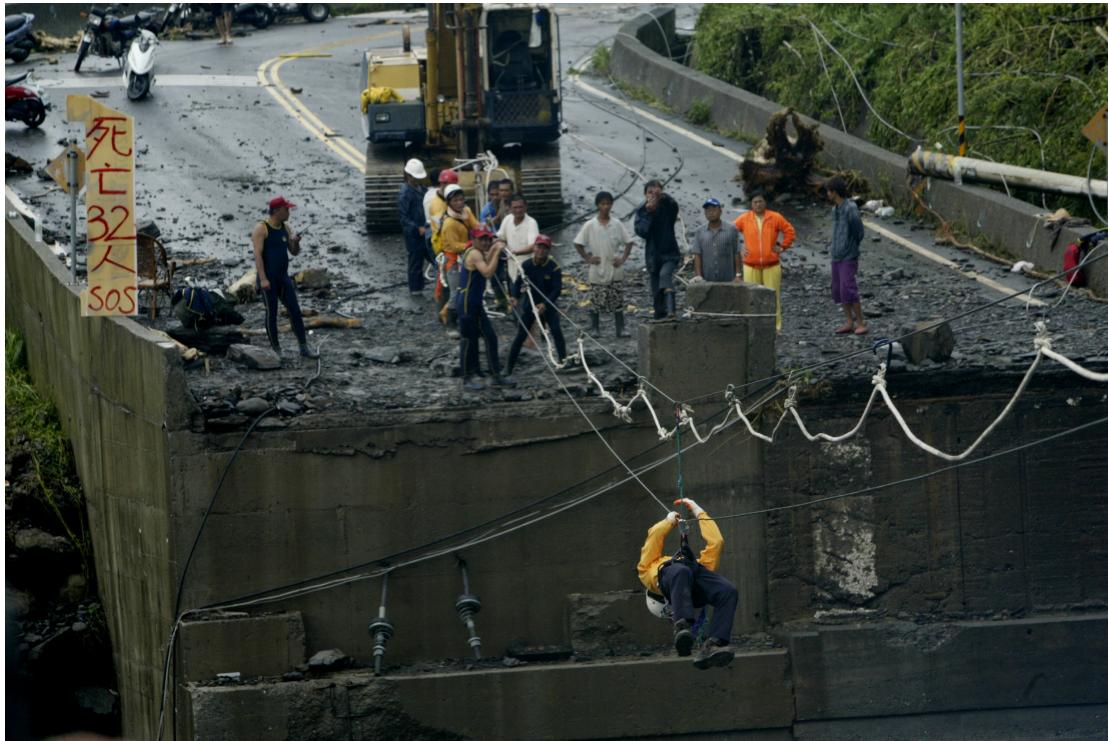
「完整」的流籠，是以木板、藤條等較堅韌的材料，製成方形或圓形的籠子，再用滑輪吊掛於粗鋼索和另一麻繩上，藉以飛渡山谷或溪流。<sup>1</sup>然而新發村的「流籠」，根本沒有「籠子」，更別提鋼索；一切全仗一條細細的纜繩支撐，纜繩的寬度，只有小拇指一半粗。

路透記者莊璧綺當時腰部套著套索，雙腳凌空吊掛，由對岸的人拉過河。雖被告誡不許亂動，她途中仍舊忍不住探頭下望，不敢相信自己真懸在十層樓高的天空。

由於流籠一次只能承載一人，趕時間的記者於是學山地青年，將身體往大型垃圾袋裡一套，就這麼雙手拉著袋口，溯溪而過。在岸邊排隊等候流籠的中國時報記者朱真楷看得目瞪口呆：「我覺得他們根本在玩命！」

不過，他搭流籠進入新開部落後，遇到斷橋，這回連吊掛的流籠都沒得坐，仍舊得徒步走過急流。當時，就在眼前，一個救難隊女隊員差點被沖走；沖力大到那女生落水後，隊員拉住她的背包，結果背帶整個斷掉，讓一旁的朱真楷嚇出一身冷汗。

<sup>1</sup> 定義詳見〈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路版。



圖一：人員吊掛流籠，試圖進入新開部落

蘋果日報 林振義／提供

## 白浪滔滔我不怕

除了新發，六龜的寶來村一樣災情慘重，暴漲的寶來溪和荖濃溪淹沒了聯外道路，知名的溫泉區全「泡了湯」，六百多人受困斷糧。華視記者謝安安前往採訪，橋斷了，開橡皮艇載她進災區的，是當地兼營民宿的泛舟業者。據她的說法，當時沒有他台記者，自己是最早挺進寶來溫泉區的。

謝安安表示，進去前一天，才有救難隊員因橡皮艇翻覆而喪生，也難怪業者起初不肯載人，「可是我是女生，我ㄉㄉ（撒嬌拜託）他啊。」

等到花了一小時拍完畫面，準備下山，才發現橡皮艇竟然已經在放氣。原來下午四點之後開始漲潮，水位太高，載人太危險；業者不想冒險，建議他們乾脆在災區住一晚，隔天再來接。謝安安無奈的說，如果留宿，當天無新聞可發，無法向長官交代，不就白忙一場？還是央求業者開橡皮艇送她出來，趕晚間新聞頭條。

記者為了捕捉最前線這些僅此一次的鏡頭，付出的代價，小則受傷，大至危及性命。路透的莊璧綺搭著竹筏，深入屏東佳冬的淹水區採訪時，就不慎在水裡劃傷了手；黃濁的髒水中，動物屍體、死人、冰箱、排泄物忽現忽隱，如今回想起來，還是膽戰心驚：「那種情況，誰知道一個小傷口可能會怎樣？說不定罹患蜂窩性組織炎，就死掉啦，這很難講。」

## 藍波的試煉：咬著牙，也要走

當時在聯合報擔任高雄駐地記者（後來轉任蘋果日報台南駐地）的李恩慈笑著說：「感覺自己很像藍波！」

的確，她有資格誇口：跟著搜救隊員前進六龜中興村草南部落，開車只要十分鐘的路程，她足足走了七小時。途中地貌劇烈改變，歷經垂降百餘公尺深谷、緊貼山壁行走、躲避堰塞湖潰堤、攀爬六十度陡坡等不可能的任務，靠的全是一雙不服輸的腿。

實在很難想像，今年不過二十六歲，皮膚白皙、身型纖細的李恩慈，怎麼辦得到？她說那時沒空害怕，一心只盼一切趕快結束。

個兒嬌小，身高一百五十公分的中天記者任以芳，同樣稱得上女中豪傑。她跟著返鄉的原住民青年軍，走從前打獵的古道，深入屏東大社部落，在樹林裡鑽來鑽去，還真像魯凱族傳說中「雲豹的子孫」，進去一趟就是八小時，走到「鐵腿」。



圖二：八八風災一周年前夕，小林村仍像無人的溪谷，河床上巨石遍布。

研究者／攝於 2010 年 5 月 9 日

有採訪車開很方便，但一般轎車一旦遇上顛簸山路，底盤很容易受損，也不可能適應所有的地形。這時候，為了機動性，記者寧可不開車，選擇用走的。

自由時報的黃佳琳，是最早跟著家屬徒步十幾公里，進入小林村的記者之一。聊起當時的路況，他並不覺得危險，還語出驚人的說：「只經過兩個斷崖而已。」不過當時天候不佳，雨下不停，走得全身又溼又悶，很不舒服。家屬又心急如焚，不斷趕路，為了避免跟丟，他也只好埋頭快走。在這種情境下，只看得見「辛苦」，哪裡顧慮得到「危險」？

後來黃佳琳獨自前往六龜合興部落探勘，由於連接甲仙和六龜的台二十線國道已斷，只好改走南橫，但走了五公里就折返。他解釋，道路坍方，路面全是爛泥，人一走進去，就陷到腰部，不得不宣告任務失敗。消防署隨後拜託傘兵退伍

協會，搜救部落裡失聯的七、八十戶人家，深入七公里之後，也選擇回頭。可見，任務實在艱難，連專業人士都可能被迫放棄。

但黃佳琳不甘心，跟著另一批救難人員再次挑戰，走了三天，終於抵達目的地。沒經驗的他，想不到會走這麼久，除了攝影器材，只帶了一雙雨鞋，幾乎沒準備什麼糧食，一路吃足苦頭。

按黃佳琳的說法，山難救援不得不各顧各的，他只能從救難隊員那兒分得兩片餅乾，渴的話就接泉水喝，看到路邊有竹筍就現剖。一年後聊起，他輕鬆調侃自己：「我那一陣子，真的瘦好多。」

## 停車暫借問，或恐是同鄉

即使是藍波，李恩慈也有需要幫忙的時候。

她回想挺進六龜的經過，在報導中這麼寫：「當時沿著荖濃溪走了一個多小時，不巧溪水暴漲，過不了河，還好遇見一輛挖土機，我們請司機協助，他二話不說，讓七個人擠在鏟斗裡渡河。」

中國時報記者朱真楷也曾走著走著，在往災區的路上大手一揮，攔下整排軍用卡車想搭便車，一千多人的部隊全都「剉咧等」。長官不但沒有不耐煩，還熱情邀他上車，一同前往災區勘察。

東森電視台新聞部總監孫嘉慈附和，風災期間的確常有民眾主動引導記者前往災區。經歷過災民帶路的東森記者彭光偉說，他從台北下去，人生地不熟，碰上那樣不成路的路，非拜託當地人開車不可。

除了挖土機、軍用卡車，記者們還搭過什麼樣的便車？蘋果日報的林振義，到新開部落的時候，搭的是鄉公所的「資源回收車」。林振義解釋，蘋果雖有四輪傳動的採訪車，仍未能應付慘到極點的路況；資源回收車底盤特別高，剛好。路透記者莊璧綺則遇上一位由村外買了瓦斯，準備回家煮飯的先生，就順道搭了人家的老爺吉普車。

嚴肅的採訪任務，和升斗小民日常生活的柴米油鹽在這樣的場合交會；這般浪漫邂逅，多少有些荒謬。記者時時稱呼組織為「家裡」，然而，於交付任務、逼近災難第一現場的同時，這個「家」究竟提供了什麼後盾？



## 勞動困境浮上檯面

前一個章節，藉由回顧記者的「冒險故事」，揭曉了他們如何挺進災區的謎底。然而，這些故事背後隱藏了什麼寓意？我們學到的第一課是，記者的勞動困境，部分得歸咎於組織：由於組織的壓力與限制，他們往往在採訪的實際過程、個人權益的爭取中，處於相對弱勢。以下便根據訪談十餘位記者的結果，將他們面臨的勞動困境分為設備支援、人力動員、新聞室生態、勞工意識四個面向來討論。這些問題絕非只在莫拉克風災期間發生，不過，此次風災的不可預期和大規模，卻是檢視以上問題很好的切入點。

### 困境一：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 從「象腿雨鞋」和「青蛙裝」談起

資歷七年、年年跑風災的中天文字記者任以芳，颱風天的好夥伴除了防水「青蛙裝」，便是在南部雨具店挖到的寶貝「象腿雨鞋」：近一百公分的長筒設計，妥貼保護記者的腿。任以芳個兒小，雨鞋可以一路包到大腿，水淹得再深，裡面的褲子、鞋襪都不會溼。

這些實用設備，多數媒體採實報實銷，並不統一採購。比方 TVBS 僅提供輕便雨衣和雨鞋，至於青蛙裝，全公司只有四、五件；風災期間記者需要什麼先墊，再向公司報帳。法新社則不定期為專案採訪任務編列預算：攝影記者葉陶軒採訪冬季奧運的時候，公司給了他們每人三百塊美金，選購羽絨衣和雪褲。

至於報社，則多採「無為而治」。向來予人大手筆印象的蘋果日報，對於雨衣、雨鞋這些個人必需品，也沒有補助。

這類小事看似瑣碎，卻是記者挺進的重要後盾，食宿也是一例。中視攝影記者江長銘在嘉義的第一晚情況混亂，他跑完新聞回到市區，飯店早就客滿；中視

新聞部採訪中心副主任黃乃琦事後解釋，可能是地方特派員協助安排的時候忙中有錯。不過，當天江長銘只能住汽車旅館，要等情侶「辦完事」才能進去；記者的尷尬，可想而知。

路透莊璧綺觀察到，有些媒體可能一天只給記者八百元台幣的住宿費，為了省錢，許多同業連晚上睡覺都要好幾個人擠一間。她坦言，國際通訊社在滿足個人生活層次的需求上，無疑大方得多，路透的每日住宿預算沒有上限：「因為以我們的標準，台灣沒有貴到不能住的飯店。」

## 小記者的大夢

以下故事，百分之百真實。

某平面攝影記者帶電腦進災區，不巧第二天故障了，於是託同事帶來備用機應急，結果竟然拿來一台有十年歷史的古董。路透莊璧綺目睹同業處境，相當同情：「那裡面連基本的照片處理軟體 photoshop 都沒裝，你說一個攝影記者要怎麼辦？」

每個小記者，心中也許都懷抱著這樣一個美麗的通訊夢：不用擔心網路在偏遠山區突然斷線、手機突然失聯，總有最新的設備，可以上山下海，窮盡所有好新聞。

### 夢想一：衛星電話

高雄縣旗山國中的操場旁，一群記者忙著用 3.5G 網卡連線，卻總是連不上。「叫中華電信多拉幾個基地台過來啊，」大家七嘴八舌。連說過「3.5G 就是我們的 SNG」的莊璧綺，也不由得緊張。畢竟，連和災區有段距離的旗山國中收訊都如此不良，又怎麼進山區採訪？

網卡的不穩定性連帶拉長在災區現場和發稿地點間往返的時程，挺進距離因而受限。中國時報的朱真楷每天花兩小時從山上到山下，就只為發稿，之後再花

兩小時回山上，繼續採訪；揣想來回四小時可能錯失的災情變化，直說「很可惜」。回憶當時 CNN 記者站在土石流旁直接用衛星電話傳畫面的場景，他臉上流露羨慕神情。



圖三：衛星電話，國外救難人員正在使用 資料來源：維基網站

[http://zh.wikipedia.org/zh-tw/File:Satellite\\_phone.jpg](http://zh.wikipedia.org/zh-tw/File:Satellite_phone.jpg)

那，沒有衛星電話，是因為太貴嗎？一支基本型的 Iridium9555，號稱支援衛星多，接通率高，要價 52000 元，且可儲值，沒有使用期限的限制。然而，除了

路透、美聯等國際通訊社，國內媒體沒有一家提供這樣的設備。

蘋果日報攝影中心副總林俊安回應，報社從前買過衛星電話，之所以未再添購，是因為衛星電話會「過期」。由於得透過衛星撥接，一旦仰賴的衛星壽命結束，電話壽命也就跟著告終。幾年前報社買的電話，如今紛紛失效，因此現在記者多半仍使用 3.5G 網卡上網。

衛星電話大小近似 A4 紙張，有個收發碟，必須和筆電連結，才能傳輸檔案或當一般電話撥打。單機重量比筆電略重，且需要調整角度才能收發訊號，美聯社攝影記者賴魯慈之前到阿富汗採訪美伊戰爭，就用它在沙漠發稿。

雖然衛星電話既笨重，上手也需要技巧，卻真能減輕發稿的時間壓力：一旦有好東西，隨時就地傳輸，不必趕著離開現場，挺進的距離也就可以拉得更遠。

## 夢想二：SNG 車

平面記者有網路便能發稿；對需要大量畫面與影片的電子媒體來說，SNG 車才是王道。中國時報的朱真楷便將跑莫拉克新聞時，同業拆解 SNG 車的神奇過程，寫成一條新聞：東森電視台的工程人員擔心路況不佳，SNG 車上不了山，於是把裝備從車上卸下，用四輪傳動車運上去，一堆零件散在地上，就開始連線。

災難事出突然、發展難料，往往需要即時連線，才能傳達現場的震撼。因此，掌握操控器械的專業固然重要，組織能夠提供足夠的 SNG 車更重要。以下讓數字說話，看看有線和無線新聞台的陣仗，真的差很大。值得說明的是，給人資源充沛印象的國際通訊社（路透／法新／美聯），在台灣都沒有 SNG 車；主因是台灣分部幾乎只耕耘平面，並無影音傳送的需要。

表一：新聞台 SNG 車數量比較表

	媒體名稱	風災期間調動 SNG 車數目		媒體名稱	風災期間調動 SNG 車數目
無線	公視	3	有線	東森	7
	華視	4		三立	8
	中視	4		中天	10

資料來源：訪談內容、銘報即時新聞綜合整理 研究者／製表

註：樣本為研究者能取得精確數量者

總括來說，無線新聞台 SNG 車數量不及有線台的一半，一旦出動多組人馬採訪，只能將車輛停放於災區中間點，供記者輪流使用。無線台新聞時段少，新聞到手不但要跟有線台比賽誰播出得早，自家記者並要相互卡位，爭奪 SNG 車的使用機會，以免當天業績掛零。

舉例來說，公視的三輛 SNG 車，風災期間分別停放在甲仙、旗山和屏東。記者林靜梅由於災區和 SNG 距離太遠，常放棄在中午發稿，因為來回不符時間效益，自然也不可能任記者依意願無止境的挺進。這一來一往，擁有較多 SNG 車的有線台，便有更豐沛的本錢深入災區。

華視記者謝安安說，莫拉克颱風期間的狀況是「誰先到誰先剪，剪好就傳回去，很刺激，很緊張，沒有來不及這回事，都要來得及」。SNG 車數量短缺，的確讓原本緊繃的發稿壓力直線攀升；至少，就記者角度而言的確如此。

公視的 SNG 車不僅數量少，機型還很老舊，外貌長得像 OB(Outside Broadcasting Van，戶外轉播車)，體積是一般 SNG 車的兩到三倍。其他電視台的 SNG 輕便靈活，早已開到半山腰，公視卻因車體過於龐大，卡在半路，根本沒法上山。

關於無線台 SNG 車普遍短缺的現象，風災時任公視採編中心副主任的林曉慧回應，風災後公視已開始積極採購，2010 年底前至少有一、兩輛新型的 SNG 車會進來。



圖四：公視的老式 SNG 車，體型龐大，車長達一般轎車的三倍，車寬也近兩倍。研究者／攝影

### 夢想三：採訪車

電子媒體多和租車公司簽約，由租車公司提供採訪車跟司機，按月計費，價碼隨車種而異：有線電視台某位負責車輛調度的小姐表示，一般轎車月租約一萬三，底盤較高的吉普車則為一萬五，該台用的就這兩種。另外還有性能更好的車子，月租費達一萬九，電視台就沒有選用。

各家有線、無線電視台裡，民視資源豐厚：公司不但有多達二十輛自家的採訪車，還有編制內的司機，車上印有電視台 logo，甚至能將採訪車作為「宣傳車」，「沒事就把『娘家』或『夜市人生』掛在外面，增加自家戲劇曝光率，」民視攝影記者沈建宏說。

平面記者缺了公司的資源挹注，比較可憐，得開自己的車。某報平面記者因

為聽說同事的車在六龜撞壞底盤後，報社只補貼一萬修理，於是南下高雄期間，一定將愛車停在美濃，無論路況如何，絕不駛越雷池一步。相較之下，聯合報攝影記者侯永全就幸運些，當時報社派了一輛採訪車送他下災區。可惜聯合報遷到汐止之後，採訪車制度也走入歷史。

說來說去，一切都來自成本考量。當時負責調度的前中國時報都會中心主任（後任中國時報副總編輯）陳賡堯表示，平面媒體經營困難，沒有餘力提供採訪車，能夠補助的部分，報社會盡量做。

記者為了避免自己的車輛損壞，開車自然謹慎，對挺進災區的程度也就多所保留。一位記者說得沉痛：「報社該給的資源要給，實報實銷，感受就不一樣，你會比較賣力挺進。今天我的車進去，被砸、被埋，會有補助嗎？未定。那我為什麼要？把底盤刮壞了，又不會賠。」

蘋果日報是目前唯一配有採訪車的報社。莫拉克風災期間，攝影中心的四輛採訪車全數出動，其中兩輛為四輪傳動。遇上不足的時候，報社也臨時租用小轎車。即使記者平日在市區開自己的車採訪，油錢也可以實報實銷。無怪乎挺進災區現場時，蘋果記者往往衝在最前面，走到最裡面——長官要求嚴格固然是重要因素，然而在高要求的同時，組織也給予記者高規格的支持。

表二：國內外媒體採訪車支援情形比較表

	媒體名稱	採訪車 支援狀況		媒體名稱	採訪車 支援狀況
國內 媒體	聯合報	無，地方記者視轄區大小，補貼油錢。李恩慈負責的高雄縣面積最大，每月油貼五千。	國外 媒體	法新社	無，租車／叫車費用公司全包。平時有油資補助，一公里貼十元。
	自由時報	無，油錢包在薪水裡，未另外補貼(月薪約五萬。)		路透	無，租車／叫車費用公司全包，任何支出實報實銷。
	蘋果日報	台北攝影中心、台中、高雄都會中心各備有採訪車一至			

		二輛，其他縣市則無；加油使用公司卡片全額支付。			
	中國時報	無，油資另外補貼，每人每月七千。			

資料來源：訪談內容整理 研究者／製表

## 困境二：人力調度吃緊

「我們應該是全世界（所有曾自力報導八八風災的媒體裡）cover 這條新聞最少人的媒體，」某記者語出驚人。這聽來像在開玩笑，因為，她所屬的公司名號響噹噹，絕非一般人印象中營運窘迫、沒有明天的企業。

你猜，所謂的「世界第一少人」有多少？答案是，就一個。她的名字叫莊璧綺，這家人手「拮据」的媒體，叫路透。

這個例子過於極端，不過莫拉克風災期間，無論平面或電子、台灣本地媒體或國際通訊社，動員起來都相當困難。面對散布在屏東、嘉義、台東、高雄、台南、南投的災區，怎麼派人好像都不夠。

即使同為電子媒體，有線台和無線台的陣仗仍然「差很大」。就算同屬中時集團，中天有動員上百名記者的實力，中視連同地方記者，人數卻只有五十人。八八風災時，華視在高雄縣市派出三組人馬，東森則至少有七、八組，人力相差一倍有餘；時任公視採編中心副主任（後卸下行政職，專任記者）的林曉慧便無奈表示，台內文字記者實在太少，所有災區現場，只靠五至七組記者負責，無法像cable 台一樣接力挺進。人手短缺的結果，阻礙了深入災區。

## 天無絕人之路：有錢好辦事

不過，人少有人少的辦法，莊璧綺的劣勢在風災期間反而成為優勢。一方面，彼此沒有競爭關係，同業知道她孤軍奮戰，多半願意「呷好逗相報」，告訴她哪兒

有災情；另一方面，如果真漏了什麼精彩照片，也可以向其他拍到的記者「借用」來應急，俗稱「調片」。一般媒體記者之間要調片，純粹套交情；國際通訊社的「調片」，每張公定價 1500。這個價碼有多優厚？自由時報每張照片「刊出」的稿酬不過 100 元，記者蘇福男自嘲「連貼車錢都不夠」。

美聯、法新等國際通訊社也採相同作法，舒緩不少挺進壓力。畢竟美聯社當時的四名記者有三位是外國人，聯絡只能仰賴台灣籍的賴魯慈，四個人行動被迫綁在一起，難以發揮最大效益。法新社即使由香港緊急調派人手支援，總共也只有五名記者，和動輒百人的電視台相較，實在「滄海一粟」。如果組織不具雄厚財力，可以藉調片彌補人力的不足，跑起新聞來真會左支右絀。

### 一個不嫌少，兩個恰恰好？

報社財力遜於國際通訊社，人手也沒有寬裕多少。中國時報前都會中心主任陳賡堯直言，莫拉克風災是中時於 2008 年六一八裁員之後面臨的第一波大挑戰，南部僅有以往三分之一的人員可運用。從前高雄縣有七、八位地方記者，現在只剩三人。其他各報此次動員規模則在十五至三十人之間，蘋果日報光高雄都會中心就出動九位攝影，七位文字；自由時報在高雄縣市也有二十名記者輪值。然而和動輒百人的有線台相較，還是少得可憐，因此報社記者多半單兵作戰，隻身挺進災區，比較辛苦也比較孤單。

不過，兩人一組跑災難新聞真的比較好嗎？如果無法克服彼此的歧見，反而可能影響挺進的程度。中天的任以芳就聽說，有文字同事為了是否繼續挺進災區，當場和攝影撕破臉。

### 有你，真好：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

那麼，採訪夥伴是否真有存在必要？

路透的莊璧綺享受獨自工作的自由，但也坦承公司派專人開車是很大的幫

助，讓她在移動間也能發稿或稍事休息。中國時報的朱真楷雖說一人顧一條線很單純，遇上落單的年代電視台攝影還是相互扶持，一起攀岩、爬坡。中天記者任以芳已經有了搭檔的攝影大哥，在前往屏東三地門伊拉部落採訪搜救直升機墜毀的新聞時，還是跟 TVBS 駐地、台視記者以及蘋果記者等三人同行。這一切其實都是基於人身安全考量。

中視攝影記者江長銘打趣，同伴的重要性就是「當其中一人被大水沖走，另一個可以打電話救命」。雖是玩笑話，倒也是事實。

### 困境三：新聞室內和室外的斷裂

坐辦公桌的上級和在外闖蕩的記者，對新聞的想像恐怕難以一致，前聯合報地方記者李恩慈坦言，台北長官有自己的觀點：「即使看了我拍的照片、錄的影音、寫的文字，還是無法親身感受那種震撼，還是會覺得，台北無風無雨，沒什麼。」路透莊璧綺平時和部門主管兩人分擔採訪，工作量沒那麼大；然而風災期間，主管不巧在西藏休假，不清楚實際災情規模和災區範圍，得知美聯、法新並未加派記者，便也沒有派出人力支援，重擔就全落在她一個人身上。

這樣的斷裂，無論肇因於時空阻隔引發的資訊不對稱，還是長官個人的成見，對第一線記者都相當不利：一方面主管難以百分之百同理在前線打仗的記者，準備資源多少會有所保留；一方面也可能自己想像災難新聞的形貌，甚而對記者做出不合理的要求，譬如希望他們挺進、挺進、再挺進。

### 想像與現實的戰爭：誰來掌舵？

當「想像」和「現實」間出現落差，該由誰作主？在階級運作根深柢固的新聞室，主管的意見還是擁有壓倒性優勢。華視的謝安安前往六龜不老溫泉採訪，一路跟著國軍，拍攝一系列阿兵哥扛米、扛瓦斯的驚險鏡頭，甚至還一手拉繩攀岩，一手拿麥克風搏命演出。拍完之後，長官竟然告訴她「這條新聞從頭到尾都

不能出現國軍」，原因是當天已有國軍聞屍體的報導作頭條，長官不希望題材重複，她就這樣被當頭澆了好大一盆冷水。

中天的任以芳到屏東縣三地門鄉採訪救援直升機墜機，跑完新聞已經下午一點，山上下起傾盆大雨，大家都趕著撤退，友台竟有一組記者還繼續往深山部落挺進，只因為長官要一條女婿拿鏟子、徒手營救遭活埋老丈人的新聞。任以芳想起同業冒雨涉險、獨行的背影，不禁為他們抱屈，「應該不是自願的，我看他們臉很臭。」

不過，並非所有媒體主管都如此不近人情；新聞室內和室外的斷裂，不是沒有可能透過溝通來彌補。中視攝影記者江長銘表示，2004 年平宗正事件<sup>2</sup>過後，長官特別叮嚀記者量力而為，注意安全。他有次在宜蘭採訪風災，拍到大水突然暴漲，港區警衛逃跑生死一瞬間的精采畫面，可是現場所在的山區，電線桿倒成一片，路面不時冒出火花，他被困在山洞裡，不敢出去。溝通過後，長官要他不用急，等了半個多小時，直到風雨平息，確定高壓電斷電了，SNG 車才進來帶人。

### 信賴關係與新聞產製

主管願意「放手」，視情況給記者主導權，其實就是信任記者。聯合報攝影記者黃義書引用「哪有吃燒餅不掉芝麻」的新聞圈老話，大方的說「掉一兩顆無傷大雅」，認為偶爾漏新聞不要緊，重要的是主管得信任記者的能力。

任以芳便有這樣的經驗。莫拉克期間，她深夜偶然看到叩應節目，從中發掘線索，隔天向上級報告，就跟著原住民青年軍挺進了屏東三地門，探查失聯的大社部落，來回整整花了十六個小時，還在山裡過了一夜。主管知道這則新聞無法立刻播出，卻充分授權，放手讓她去跑。任以芳說，之所以敢賭這一把，是因為她確定沒人帶路根本不可能進得了現場，只要進得去，一定是獨家，事後長官也

<sup>2</sup> 2004 年 10 月 25 日，台視攝影記者平宗正在納坦颱風期間，為採訪基隆河員山子分洪隧道開挖新聞，不幸落水身亡，當時右手仍緊抓攝影機不放。新聞圈內一般認為，平宗正是擔心賠不起手上昂貴的攝影機，不敢鬆手，終致犧牲性命。

非常認可她的表現。

組織的動員考量，除了地緣關係（地方記者優先）、體能狀況（中視地方記者宋德威為特種部隊出身，被派往六龜山區），更考慮記者的「即戰力」；比方棒球選手，一上場馬上就要能打下分數。聯合報攝影中心生活組組長楊光昇指出，跑災難新聞的記者，最要緊的就是臨場反應快、泰山崩於前面不改色，千萬不能派那種「平常表現好，可是一遇到大事，整個人都變了，開始慌張、碎碎念」的人。

主管的信任，記者必須靠一次又一次大場面中的好表現掙得；然而，所謂的「好表現」、「獨家」，又往往得以身犯險「挺進」，方有可能換來。這因果關係，透露著奇異的弔詭。

#### 困境四：沉睡的勞工意識

一年前的溽暑，大水夾雜土石，肆無忌憚漫上甲仙大街；一年後，即使街上麥當勞一樓的玻璃外牆上泥漬仍依稀可見，小鎮卻已恢復平靜；甲仙的冰店裡，午後涼風吹拂。自由時報高雄駐地記者蘇福男邊吃冰，邊提起自己之所以不向公司爭取衛星電話跑莫拉克風災新聞，是覺得爭取沒有用，事後往往不了了之。綿密的芋冰，在口中慢慢化開，嚐來竟有幾分苦澀。

公視記者林靜梅也感嘆，記者常為不公不義的事發聲，自身遭不公不義的對待時卻只敢隱忍，做這一行，似乎非得耐操、讓自己很疲累不可。

低落的勞工意識，也使得工時、休假、保險等基本勞動權益長年不受重視。平時如此，災難期間更是變本加厲。

#### 沒錢拿，沒假休，沒關係

以下表格整理幾位記者於莫拉克風災期間的工作時數：

表三：莫拉克風災期間記者工作時間表

媒體名稱	記者姓名	每日工作時間（隨救難隊出發時間而異，每天略有調整）	連續工作天數
公視	林靜梅	6 a.m. ~9 p.m.	9 天
中視	江長銘	6 a.m. ~8 p.m.	9 天
中天	任以芳	第一天 5 a.m.~ 隔日 3 a.m.，之後多是當日下午 到隔日凌晨	14 天
TVBS	許甫	6 a.m. ~8 p.m.	7 天
聯合報	侯永全	8 a.m. ~11 p.m.	4 天，隔週再下去 4 天
中國時報	朱真楷	7 a.m. ~11 p.m.	10 天
自由時報	蘇福男（地方 記者）	9 a.m. ~12 p.m.	2 個月
蘋果日報	林振義（地方 記者）	分早晚班，但仍會超時 早班：8 a.m. ~6 p.m. 晚班：2 p.m. ~12 p.m.	正常休假，週休二日。
路透	莊璧綺	7 a.m. ~12 p.m. (含調片)	7 天
法新社	葉陶軒	7 a.m. ~12 p.m.	14 天

資料來源：訪談內容 研究者／製表

根據勞基法第 30 條，勞工每日正常工時不得超過八小時，且每兩週總工時不得超過八十四小時。政治大學新聞系副教授劉昌德指出，媒體既未向主管機關申請加入責任制<sup>3</sup>，就適用勞基法對一般行業的相關規定。根據上表，掐指一算，即使每日表訂工時最短的蘋果日報，也有十小時左右。加上莫拉克風災期間，記者

<sup>3</sup> 勞基法第八十四條之一對責任制有如下規定：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下列工作者，得由勞雇雙方另行約定，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性夜間工作，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不受第三十條、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第四十九條規定之限制。

一、監督、管理人員或責任制專業人員。

二、監視性或間歇性之工作。

三、其他性質特殊之工作。

前項約定應以書面為之，並應參考本法所定之基準且不得損及勞工之健康及福祉。

常超過一星期沒有休假，其實早已違反勞基法。

聯合報攝影中心生活組組長楊光昇直言，執勤五、六天是小 case，記者這時候剛好才要進入狀況，在熟門熟路的時候把人叫回來，等於前功盡棄。

為了路線經營的效率，組織拉長個人連續值班天數可以理解，只是，風災採訪結束後，該休的假、該領的加班費，有沒有如實補休、補領？連續兩週沒休息的任以芳事後只休三天，因為休太多「不好意思」。她認為，同事彼此體諒，不會去計較休假日數，「就共體時艱嘛。」

將休假與否和共體時艱綁在一起，很容易予人若休假太過頻繁，會增加同事負擔的聯想。同事間的人情壓力——這種「大家都沒休，我也不該休」的觀念——讓記者就算從災區回來了，在享受應得利益時，仍舊無法百分之百擺脫罪惡和虧欠感。

假如，不休假便是共體時艱，那麼在人力最吃緊的國際通訊社，記者豈不是 7-11，全年無休？事實不然。法新社攝影記者葉陶軒從沒領過加班費，假卻不曾少休。他表示，公司絕不汙假，萬一兩位攝影同時休假，甚至願意花錢請國外記者代班。可是如果記者堅持不休，公司一毛加班費都不會給，美聯、路透的情形也是如此。

公視是台灣目前少見，「確實」發放加班費的媒體，此制度於 2009 年開始實施，表訂可以請領的時段，是早上八點半前或晚上七點半後。「不過在幾點之後下班必須真的是因為工作，而不是故意東摸摸西摸摸，」前採編中心副主任林曉慧笑著補充。

許多媒體其實都有補休、發放加班費的規定，實際運作卻形同具文：可能准許補休，但因同事未必有空代班而休不得；加班費也往往在長官明示暗示下，幾乎沒有記者「敢」申請。

## 不夠保險的保險

八八風災初期的那一天，在災區奔忙的某位記者突然接到公司打來的電話，

向他索取個人資料，要為第一線的他加保意外險，讓他好感動。回來後才得知，期限只有短短三天；第三天後的徒步挺進、坐橡皮艇、流籠渡溪，都沒保險。

訪問當天，他抱怨老闆草菅人命，身邊的太太勉強地開著玩笑：「意思是我如果當了寡婦，有一千萬可以領。」他憤憤地接話，挖苦道：「對啊，時機還要抓準，只有前三天才有。」

跑災難新聞期間，許多記者並不清楚工作單位的投保情形。前資深記者、現任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助理教授的林照真就說，她從前出國採訪，多自己在機場買保險；事後有沒有向公司報帳、出發前公司有無加保，早已記不得了。

原則上，國內媒體在莫拉克風災期間替記者加保的模式，可分為以下兩類：一是不再額外投保，直接沿用入行時的人身意外險，金額在一、兩百萬元左右，中天、TVBS 都是如此。有些媒體除了一般意外險，再針對出差記者提高保額，金額可達上千萬，比方中視、東森、聯合報、蘋果日報、中國時報。

國際通訊社除了勞基法規定雇主必保的「勞保」，倒沒有為記者加保意外險。法新社的做法是，發給每位記者一張「救命卡」，如果需要援助，可以打上面的電話。法新社記者葉陶軒表示，1999 年東帝汶通過獨立公投，卻也引發民間暴動、印尼政府武力掃蕩的慘劇，法新社得以留守到最後一刻才撤離，就是因為保險公司不計代價動用小飛機，將受困記者平安救出。要是採訪時受了傷，救命卡也能確保記者在醫學進步的環境接受治療。倘若兩相比較，這樣的即時援助，顯然比無法立刻派上用場的保險金，管用得多。

## 使命感——自我閹割的雙面刃

2009 年八月十一日，八八風災後幾天，前聯合報記者李恩慈跟著救難隊，進入荖濃溪山區採訪，夜裡卻遭遇堰塞湖潰堤；砰砰砰的巨大聲響，陡然間由遠而近快速襲來，據說當時水流的時速，高達兩百公里。大水在他們避難的山洞外越淹越高，一行人幾乎是坐以待斃。聽見身旁一位消防隊員打電話向老婆交代後事，

當下讓她覺得自己真的「快死掉了」。

經歷那麼多挺進災區的辛酸，以及未被組織珍惜善待的心酸，記者下次若遇到類似狀況，是否還會奮不顧身？多麼意外，得到的答案，說「是」的幾乎一面倒。平安歸來後的李恩慈說，既然走過這最恐怖的一段，還有什麼好怕？路透的莊璧綺也表示，有沒有加班費都無所謂，公司讓她以記者的身份在第一時間抵達現場，已經是一種“privilege”（特別的恩典），一種“reward”（獎賞）。

為了這份使命感，記者可以發揮潛力，又拼又衝，不怕危險。挑戰越艱困，帶來的成就感越大，也因此他們往往懷抱某種程度的英雄主義心理，期許自己為常人所不能為、忍常人所不能忍。當任務結束，回到現實世界，這才驚覺自己也許能征服災難，卻仍對勞動困境無能為力。現任政治大學廣電系副教授的許瓊文，有五年電視記者經驗；她的評論，一針見血：「記者常覺得自己是 somebody，等到權益被侵犯，才發現怎麼突然就變成了 nobody。」

多數記者即使發現權益受損，還是選擇默默承受。公視記者林靜梅在莫拉克風災期間連待災區九天，這麼長的工作時間不是第一次；2008 年她採訪北京奧運，連續工作一個月沒有休息，照理說可以提出中途換班的請求，「但沒有人會那麼不上道，」使命感反而成為記者沉重的枷鎖。

## 革命不輟的勇氣

採訪風災後，不少記者坦承對組織的生態失望；最直接的，便是曾經給上級許多建議，卻一再因為成本考量被打回票。老闆凡事以撙節開銷為依歸的心理，或許也能夠解釋，為什麼當記者們要求添購衛星電話等器材，報社會置若罔聞。

然而，公視令人稱羨的加班費，就是記者多年努力的成果，透過不斷衝撞和溝通，原本不敢夢想的制度，終於在 2009 年實現。還有，許瓊文在中視任職的時候，颱風天上班不能補休，直到有同事向勞委會告狀，才忽然可以補假。

使命感和勞動意識並不衝突；但革命要成功，憑一己之力太單薄。台灣新聞

記者協會會長楊偉中主張，無論薪資待遇、採訪器材，或安全設備、勞工教育，其實都應該由工會出面，跟資方談清楚。個別記者即使發現權益受損，也常因為害怕被指責為麻煩份子而選擇噤聲，如果有工會，「今天就不是我個人愛計較，而是大家基本勞工權益的問題。」

然而，單一媒體組織的工會，人數有限，也容易受資方要脅利誘。2008年，有二十年歷史的中國時報工會之所以主動解散，據工會顧問鄭村棋的說法，有部分原因就是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不願讓工會幹部與資方一搭一唱，犧牲基層勞工利益。因此，如果可能，組織跨媒體工會向資方聯合施壓，成功的機率相對而言也會提高。

2010年六月通過的工會法最新修訂版本裡，籌組工會的單位限制已然放寬。楊偉中建議，媒體從業人員可以籌組「北區大眾傳播業工會」一類的跨公司產業工會，不限單一媒體、也不限記者入會，統一向資方爭取權益，力量會更大。



## 繼續挺進與否的理性與感性

來自組織的壓力，固然對記者勞動條件形成不利影響；不過，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關於「要不要挺進」、「挺進到哪裡」這些更細緻的操作問題，在上級概略性的方針之下，仍存在個人斟酌的空間。當然，經判定「具備一定新聞價值」的事件，才有挺進的必要；在此前提下，根據受訪記者的自述，可將他們決定挺進距離時所拿捏的變項，初步歸納為截稿時間、成名代價與生命價值的兩難、救災情形、天候狀況與地理環境等四類，其中有理性的分析，也不乏情感的考量。

### 截稿時間的緊箍咒

華視記者謝安安被困在寶來溫泉區，等待橡皮艇接送的時候，內心突發奇想：要是國軍直升機可以幫忙，把拍好的帶子空投出去發稿，該有多好。

她深切感受到截稿時間壓力的例子，還不只這一樁。不過一天前，她才在屏東林邊和位於高雄市區的華視南部地方中心間三次來回：第一次為了午間新聞，第二次為了晚間七點的時段，至於第三次，則是因為主播李四端有個晚間十點的新聞節目，所以又回現場補拍。來回一趟路程，得花一小時以上；三趟，便是三小時跑不掉。

為了及時趕上發稿，記者挺進必須謹慎估算往返時程，不可能毫無顧忌。蘋果日報攝影記者林振義在六龜新開部落拍完照已經下午四點多，由於拍完趕到發稿地點還得輾轉一、兩個鐘頭，他當時拍到不錯的畫面便馬上回頭，搶搭流籠回去，無奈碰上災民排隊等待救援，內心很掙扎。一路捱到六點多，才厚著臉皮，拜託前面的災民讓一讓。

倘若未在截稿時間和挺進距離間取得平衡，為了趕發稿，記者很可能在災區路況不佳的情形下，還要賭命飛車。過來人公視記者林靜梅坦言，她做新聞工作這麼多年，已經不像剛入行時那麼「俠」，「比如從小林村到甲仙明明要花一個小

時，我不可能趕著二十分鐘、三十分鐘下來，因為不是只有我一個人的命，還有攝影、駕駛的命。」在這樣的緊要關頭，採訪車、SNG 車等硬體設備夠好，對第一線新聞工作者而言格外珍貴：只有後勤支援夠水準，車子夠好開，截稿壓力才有可能只因為新聞本身而存在。

## 要名，還是要命？

記者這行，挖到獨家固然很好，如果搶不到獨家，至少不想要「獨漏」，也因此即使環境再艱難，只要聽說哪家媒體挺進災區，其他記者硬著頭皮也得跟。只不過，攝影記者小沈的故事，有些不一樣。

八月十五日，他前往比高雄新開部落更深山的好茶村採訪，雖然希望能跑出獨家，但為了安全起見，仍和幾位同業結伴渡河進入。當時水位只到腰部，水勢卻異常兇猛，背著七公斤機具的他，一個沒踩穩就跌入水中，足足漂流了二十多公尺，才被帶路的原住民救回。尷尬的是，這麼「精采」的畫面，由於自己落水，只有自家沒拍到，同行的東森、年代、TVBS 通通全程錄影。他上岸後打電話告訴擔任文字記者、同在災區跑新聞的女友，自己成了新聞的主角，女友還不相信。

「想不到她回飯店後，哇賽，51 到 55 台全都是我，包含主播後面那個背板，都是我，後來又發現連 CNN 也把我放第二條，」小沈說。那一陣子，他連續五天不敢看新聞，也坦承曾經想把新聞「搓掉」，而且覺得「不公平」。

他表示，其實落水意外常發生，更嚇人的故事所在多有，偏偏曝光的就只有他。後來有位東森文字記者，在新開部落搭流籠的時候，繩索忽然斷裂，直接墜入河中。這麼千鈞一髮的「事蹟」，外頭卻沒有人知道，「因為沒人拍、沒人報啊。」

小沈透露，自己出事後，同業抱怨上級開始有意無意的要求，說如果可能，最好單獨挺進。原因是，就算「不幸」落水，新聞也不會流出去，成為「人家」的「獨家」，「家裡長官會說，你看那個誰『玩成這樣』，你今天要不要也（向他看齊）……。我覺得，這是很不正常的，誰願意落水啊？」

選擇單獨挺進，取得獨家，甚至冒著被大水沖走的風險「成為獨家，一舉成名」；或與同業「相互扶持」，即便落水也有旁觀者伸出援手，至少留下紀錄？生命價值與新聞價值的抉擇，又是記者艱難的考題。

## 救災皇帝大

眼前是暗潮洶湧的佳冬大水，橫越了之後，前方便是沒有記者到過的災區，大可輕易跑出獨家。一艘救難橡皮艇，擺在面前，你坐不坐？

美聯社賴魯慈當時的答案是：No！因為同行的有四人，一上船就占了四個座位。他認為，這些位子，留給災民用更有價值。半年後問他，他的回答依舊斬釘截鐵，“No！”

搭流籠、坐小艇、搭怪手，記者挺進災區的方式無奇不有，也給人為了獨家、不擇手段的印象。不過，一旦遇上救災，人命關天，他們往往心軟，認為一切應以大局為重。

中天的任以芳是另一個好例子：在步行八小時進入屏東大社部落之後，她並未貪快貪便宜，跟著體弱的災民上直升機，寧可再走八小時的路回去，堅持「只要還有腿，就一定用走的」。除了不願影響救災，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不希望引發輿論壓力，讓外界認為「記者耍特權」。

不佔用橡皮艇、直升機等救難資源跑新聞，人人都會同意。然而，當記者跟著救難隊挺進，無意間影響了救災進度，其實也是某種形式的資源佔用。

前聯合報記者李恩慈沒遇過這麼大規模的風災，天真的穿了布鞋就想上山，最後消防隊員看不過去，給了她一雙雨鞋。堰塞湖潰堤的夜裡，大水漫上他們避難的山洞，隊員擔心她的安危，把唯一一件救生衣往她身上披。她坦言，一路上都很不好意思，因為自己不曾受過爬山、攀岩的相關訓練，又怕延誤救災，因此從頭到尾都「很巴結」，即使累了也不敢喊著要休息。最慘的是當天碰上生理期，身體其實很不舒服，只是一旦跟了，就要跟到底，不可能中途退出。她事後承認，

雖然真的不想連累救難隊，不過還是拖累了進度。

## 順天而行，量力而為

俗語說：天有不測風雲。不過，對一部分身經百戰的記者而言，颱風天的狀況，多少可以預料。到了深山，觀察雲靄和天色的變幻決定撤退時機，更是風災採訪必備的知識。任以芳從七年的親身經歷中學會，颱風來襲的前幾天，山區雨下不停；風災後期，天氣型態則轉為早上天晴，下午驟雨，且降雨強度、雨勢均大，所以只要碰上午後的採訪，她都提早離開。

自由時報的黃佳琳則提到，當時之所以偽裝成小林村災民搭直升機下山，除了希望盡快向報社回報消息，一方面也是由於天候狀況不佳，路面隨時可能崩塌，考量到自身安全，於是放棄順原路慢慢走回的念頭。

萬一採訪經驗不足，不清楚什麼樣的天候或地理狀況才安全，參酌當地居民的意見再決定是否挺進，會是比較保險的做法，這也是自由時報地方記者蘇福男在風災期間一貫的策略。年資二十年的他「身經百戰」，表示自己遇到重大災難，除了克服萬難在第一時間趕到現場採訪，對自身的安全防護也會更加注意，不再像菜鳥記者那麼魯莽、衝動，畢竟「一旦有什麼閃失，報社的撫卹並不足以保障妻小生計。」

這樣的行事哲學背後，有個心酸的故事。幾年前，有位年輕記者開完編輯會議，吃了宵夜，結果回家途中遇上死亡車禍。報社某長官竟認為「不吃宵夜就沒事」，不願賠償，幾經波折，才勉強以「因公殉職」的名義，撫卹一百萬。組織固然是「依法行事」，但就員工感受而言，不免心寒。

退一步想，如同政治大學新聞系副教授劉昌德所說，記者能具備「勞工意識」固然很好，但至少要先有「安全意識」；就算未曾懷抱轟轟烈烈爭取勞動權益的願景，至少，也要懂得保護自己。

## 挺進可以更安全

面臨組織能提供條件有限的「外患」，和個人心態調整的「內憂」，記者該如何挺進災區，又能全身而退？

### 尋求災難報導的其他可能

在第一時間挺進現場，即使冒著風險，畢竟是記者的使命；然而要創造獨家，除了搶快、比遠，還有其他可能。

林靜梅並非首位進入小林村的記者，卻因長期關注環保、農業議題，而和村民熟稔。小林滅村消息一出，她幾乎難以置信，因為她認為居民對山很了解，即使土石流來襲，也多有辦法避開。在訪問倖存者和學者之後，她大膽提出越域引水的推論：曾文水庫越域引水工程的鑽炸，可能導致小林村附近的獻肚山土石鬆動，一遇大雨便全盤滑落，掩埋村莊。

風災滿周年後的今天，高雄地檢署簽結滅村是天災造成，認定小林村山崩時，降雨量達 1856 毫米，高於山坡穩定臨界值的 1700 毫米，因此和越域引水、獻肚山濫墾沒有直接關係。此最終拍板和林靜梅的論點不同，某種程度上雖反映了記者畢竟不是專家，另闢蹊徑報導新聞之不易；然而去年這則新聞一出，的確促使環評團體和政府介入調查，重新反省國家的土地開發政策。

同樣和小林村有關，自由時報地方記者蘇福男的另一則報導，名為「慈濟永久屋 誤蓋文化遺址上」，指出政府選定的永久屋預定地，竟是「新象遺址」的所在，屬於鐵器時代鳶松文化分支；高雄縣文化局卻因安置災民的呼聲高漲，礙於外界壓力不敢反對，導致石器、紅陶片等文物遭破壞。這則新聞並非因為第一時間挺進災區而獲得，卻同樣暴露政府決策過程的粗糙，其價值非一句獨家與否可涵蓋。

公視記者林靜梅認為，新聞發展初期勇於挺進，著重描繪災區慘況無可厚非，

然而災難議題還有眾多面向需要關注；記者可以期許自己進一步觀察現象、理出頭緒、發掘問題。譬如小林滅村事件，不少媒體會報導某村民家中死了十幾個人，多麼可憐、多麼心酸，可是這只是很重要的新聞「之一」。關鍵在於，事件背後的機制出了什麼毛病，為什麼有這麼多人遭到活埋：比方，政府有土石流警報的警戒機制，為什麼當時沒有啟動？有疏散的演練，為什麼沒有行動？

「要一層一層挖，從事件中得到教訓，不是只告訴大家賺人熱淚的故事，」她如此認為。

這些好新聞的誕生，並非一蹴可幾。蘇福男一直對人類學感興趣，小林村的發展史，他熟得就像是自己的家族故事：從日治時代的樟腦產業，到村落的平埔和客家族群，都能侃侃而談；林靜梅跑生態新聞已經九年，這次莫拉克風災，她還在台北的時候，就觀察到小林村出現單日 1403 毫米的驚人雨量，進而做了氣候極端的報導。

## 有「備」無患：安全裝備的重要

記者執行採訪任務，需要組織提供可靠的安全裝備。政大廣電系副教授許瓊文將安全裝備定義為「在特定情境中，能夠保護你，讓你安全的器材」，也就是說，裝備必須因時因地制宜。如果要上山，就得全副武裝，穿戴專用的安全帽、登山鞋、攀岩器材，才算合格。

蘋果日報台北攝影中心配有品質優良、輕便堅固的安全帽，甚至還有採訪槍戰需要的防彈衣。然而，在勞委會公佈的〈新聞採訪人員衛生安全指引〉<sup>4</sup>中提到，颱風天須為記者準備的救生衣，蘋果就沒有。

即使媒體備有安全裝備，也因新聞事件常為突發而未必「用得到」。前聯合報地方記者李恩慈就感嘆，救生衣和安全帽只在地方特派員辦公室才找得到，突然要用根本來不及拿。莫拉克風災過後，她建議報社直接發放緊急背包給外勤記者，

<sup>4</sup>可參考勞委會〈新聞採訪人員安全衛生指引〉中的「高風險新聞事件採訪安全注意事項參考表」，見附件一。

災難一發生就可以帶著馬上走，「就等等看今年會不會發吧，」她不敢太樂觀。

不過，有些記者不喜歡帶著安全器材趴趴走，理由很簡單：帶得越多，行動越困難。試想一台七、八公斤重的攝影機，加上筆電和衛星電話，起碼二十公斤。要身負如此重擔，又要穿戴安全裝備，記者怎能不嫌麻煩？也有人覺得，每回災難情境都不同，準備的器材很可能派不上用場，乾脆就不帶了。

只是，組織不能以此為藉口，在安全裝備上打馬虎眼。政治大學新聞系副教授劉昌德舉工地的例子，說明建商不能因為砸在工人頭上的，可能是一顆安全帽無法承受的巨石，就不為他們準備安全帽；同理，媒體也不能因此不為記者準備該有的裝備。

「如果建商有這種事，一定被媒體譴責到死。那為什麼媒體本身發生這樣的事，沒有人譴責？」他直言，相較於攝影機這類媒體認為「必要」的昂貴設備，安全裝備的支出根本不算什麼。簡單試算一下，一台新式攝影機如果要價一百萬，安全帽、救生衣、雨衣、雨鞋這些東西加總，怎麼也不可能超過。

## 安全訓練還是隨機應變？

李恩慈在莫拉克風災期間，攀岩、高空垂降樣樣來，覺得自己像藍波，甚至向主管建議，以後要進聯合報當記者，得先通過「消防隊員甄選」。這固然是玩笑話，卻也顯示災難採訪需要極高的體力和智慧，才能全身而退。如果災難的特性正是無法預期，那麼，安全教育課程能提供的幫助還可以有多少？或者，只要臨場反應夠快夠靈敏，便足以應付各種情境？

## 考古題讓你更有 sense

「安全課程就像考古題，到現場採訪則像考試。你當然不可能做遍所有題庫，考場上的題目也不會相同，但經過一再的練習，做起來就比較得心應手，」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執行長邱家宜，如此認定安全課程的必要性。

路透莊璧綺在佳冬災區割傷了手，又浸泡到黃濁的髒水，內心浮現的第一個念頭，不是蜂窩性組織炎好可怕，而是問自己「多久前打過破傷風？」上過安全課程讓她得以迅速冷靜，想起自己曾注射疫苗，且有效期限還沒過，用不著擔心。

路透每三年舉辦一次安全進修，和風災較相關的部分，名為“hostile environment”（危險環境），課程內容並非制式化的下指導棋，而是讓你「意識到什麼是危險，同時知道如何保命」。記者陸逸馨舉例，比方戰地訓練，會說明可能看到的槍枝和武器，也會教導如何抵擋，災難課程則會指出水災過後要注意清潔衛生，小心傳染病。給一個大方向，讓你更有 sense。

令人意外的是，中天的任以芳跑了七年風災新聞，卻從未想過要在颱風季節打破傷風針。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助理教授林照真進一步補充，安全教育必須針對不同的災難，作細緻的區分——比如化學燃料或爆竹引發的火災，處理起來便有不同：化學火災得用泡沫滅火器來滅，不能澆水；爆竹卻可以用水。記者必須了解個別差異。

### 給我一個便當的時間

多數主管都有這樣的誤會——常規化的課程講習效果不大。聯合報攝影中心生活組組長楊光昇就說，常規化安全訓練對實際採訪也許有助益；然而，要嫋熟災難採訪，考慮周全，卻不見得得靠上課。他認為，記者對於坐下來上課往往懷抱排斥心理，即便發了安全守則，能否耐得下性子好好讀完，也很難說。

不過課程進行的方式，可以很活潑、很貼近，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執行長邱家宜認為，藉由聊天的類工作坊型態，讓資深記者吹吹牛也沒關係：從該穿戴的設備，到採訪前的心理建設，什麼都可以談，都可以學。這樣輕薄短小的模式，花不了組織多少錢，記者也未必排斥。

美聯社委託一家名為“Centurion”（百夫長）的顧問公司，對每位記者進行急救和基礎的軍事訓練，指導教官為特種部隊退役，訓練內容甚至包含實彈射擊和

地雷，一個人的受訓費用，高達幾千美金。這樣的成本，台灣媒體不可能負擔得起，而且國內媒體不常採訪戰爭，不如先就災難新聞的部分著力。

政大廣電系副教授許瓊文建議，如果擔心找不到共同的時段進行安全教育，電視台乾脆在晚間新聞收工後發個便當，大家隨意聊聊。政大新聞系副教授劉昌德也說，組織不可能叫不動記者來上課，「那可是他們自家的記者耶。」

劉昌德認為，組織的態度是安全課程能否成事的關鍵，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執行長邱家宜也持相同看法。基金會常舉辦媒體素養相關講座，所以她很清楚，問題不在活動策畫，也非經費申請。她指出，媒體圈進修文化養成不易，畢竟「又不像老師參加研習會給點數，或是得到認證」，記者缺乏上課動機。此外，由於必須排出時段，派遣人員參加，因此組織往往不願意放人。以上兩點，才是安全訓練目前難以順利推動的癥結。

邱家宜認為，要改變媒體的消極心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可以和衛星同業公會達成共識，將參加工作坊列為換照考核的評量標準：比方，過去一年，電視台有多少員工接受過相關課程？如果參與人數在多少以上，可以加分？提供誘因，媒體的配合度才會提高。不過這裡仍有一個變數：平面媒體既不受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管束，該如何督促報社注重記者的安全教育？

## 期待，理想國

安全意識的養成是條漫漫長路，如果讓法律的鐵腕直接介入，是不是更為實際、更有效率？政大新聞系副教授劉昌德認為，這就像推行騎機車戴安全帽運動：「有法規、會取締，大家就會戴；大家戴習慣了，也減少了傷亡率。」如此一來，即使多數記者不具安全意識，人身安全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

但現行法規有一個為人詬病之處：〈勞工安全衛生法〉<sup>5</sup>預設的「危險」工作

<sup>5</sup> 詳見第二章第五條，如下：

雇主對左列事項應有符合標準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一、防止機械、器具、設備等引起之危害。二、防止爆炸性、發火性等物質引起之危害。三、防止電、熱及其他之能引起之危害。四、防止

場所，往往被認定為廠房一類的工業區。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會長楊偉中直言，記者遭遇的危險，偏偏極少發生在名義上登記的工作地點，也就是報社或電視台的辦公大樓；任何社會災難和事故，都可能危及前往現場採訪的記者，上述法條似乎無法完全涵蓋記者的工作情境。

不過，劉昌德指出，法律可以擴張解釋，「工作場所」的定義也可以延伸。問題就在於主事者不夠積極，資方自然也就懷抱得過且過的心理。只要勞委會等主管機關願意認真執法，定期檢查媒體是否妥善準備安全器材、舉辦講習與訓練，並輔以吊銷執照、罰鍰等懲戒手段，注重災難採訪安全的文化的確有可能建立。

只是，有了制度、有人執法，只能算是增進採訪安全的前奏：樂章如何收尾，端看安全課程的內容能否符合實際需求、自由慣了的記者能否靜心沉潛吸收、安全裝備在質量上能否兼顧，並於緊急的時候派上用場——以上種種因素，亦為採訪安全文化能否成功型塑的關鍵，運作的結果也尚待時間證明。

理想國的建立，需要耐心等待，得等上多久沒人說得準：也許，比小林村的重建之路更加漫長。不過，總也不必太悲觀——畢竟大水總是會退去，那些殘破的風景，也總有一天會一磚一瓦、一草一木復歸完整。

至少，站在六龜新開斷橋橋頭，隔著惡水遙望的記者們，寧可相信這麼一天終將來臨：無論得等上多久、用什麼方法，總也能夠渡河。

在對岸等候的，會是理想國吧。

---

採石、採掘、裝卸、搬運、堆積及採伐等作業中引起之危害。五、防止有墜落、崩塌等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之危害。六、防止高壓氣體引起之危害。七、防止原料、材料、氣體、蒸氣、粉塵、溶劑、化學物品、含毒性物質、缺氧空氣、生物病原體等引起之危害。八、防止輻射線、高溫、低溫、超音波、噪音、振動、異常氣壓等引起之危害。九、防止監視儀表、精密作業等引起之危害。十、防止廢氣、廢液、殘渣等廢棄物引起之危害。十一、防止水患、火災等引起之危害。雇主對於勞工就業場所之通道、地板、階梯或通風、採光、照明、保溫、防濕、休息、避難、急救、醫療及其他為保護勞工健康及安全設備應妥為規劃，並採取必要之措施。前二項必要之設備及措施等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第一章 報導緣起

2009 年八月八日深夜，於花蓮登陸的中度颱風莫拉克，無預警造成 659 人死亡，40 人失蹤的慘劇，堪稱近年最嚴重的大型災難<sup>6</sup>。

面臨多處聯外道路因山崩或淹水中斷的困境，記者於第一時間搶進災區，比如小林的滅村，就是這樣才得以曝光。記者走在政府和軍方之前，深入一個又一個傾圮的山頭和崩落的村莊，也許跟著當地嚮導長途跋涉，也或許搶搭直升機，試圖從高空記錄土石流來襲，山河變色的一瞬。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記者只在乎有無新聞可跑，不顧一切前進現場，水裡來火裡去的決心，在莫拉克風災中展露無遺。風災期間各新聞台幾乎二十四小時不打烊，甚至創下連播七十二小時不收班，北、中、南上百名記者挺進災區的紀錄（吳宇舒，2009）；颱風後那三個月，國內四大報總計有 5418 則相關新聞（見下圖），平均一天就有 63.74 則見報，顯見無論平面抑或電子，記者工作的高強度與高密度。莫拉克在媒體圈掀起的巨浪，一樣叫人無法移開目光。

---

<sup>6</sup> 參見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網站，<http://88flood.www.gov.tw/work.ph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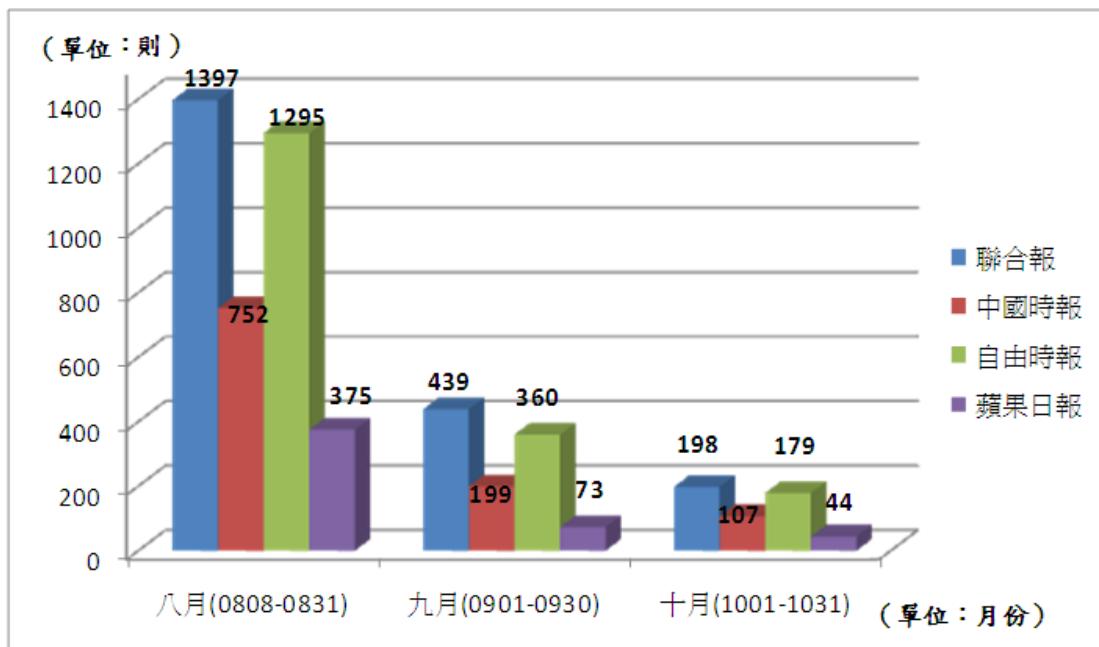


圖 1-1：莫拉克風災期間四大報報導則數比較

資料來源：聯合知識庫、知識贏家資料庫、自由時報電子報、蘋果日報網站，以「莫拉克」為關鍵字搜尋。

製表：研究者

許瓊文（2009）分析莫拉克風災後 20 天的新聞報導，發現「挺進文化」成了最新一波的流行。

所謂「挺進」，是指記者為取得最真實的畫面、最生動的故事，不斷深入交通艱困、環境嚴峻的事發現場，無論手邊資源多少，都盡力走到最遠。

身為記者，前往新聞現場揭露真相，本就是職責所在。災難由於震撼性十足，牽涉種種社會結構問題和人性幽微情感，於是成為閱聽眾最關切的題材之一。循一般官方管道取得的資訊，更新速度較慢，也可能帶有選擇性偏誤的既得利益成見，因此記者往往不計代價，也要進入災區。此刻的現場和平時相較，雖然更加危險，卻也更有直擊的必要。

然而記者為了挺進新聞事件現場，付出的代價可能超乎想像。舉例來說，一位報社地方中心記者在八八風災期間，手機聯絡的費用，估計至少上萬，泡水的相機也需自費修理（戴上茹，2009）。金錢損失還容易彌補，深入災區採訪，一個不小心，甚至可能丟了性命。聯合報地方記者李恩慈前往高雄荖濃溪探查災情，結果遇上堰塞湖潰堤，差點回不來。她在隔天見報的報導寫著：「那段時間，好多人打電話給我，我越來越慌亂，最後竟還一一打電話向好友『道別』；一開口說：『我可能出不去了。』就哭了出來。」

回想 2004 年的平宗正事件<sup>7</sup>，對照此時的媒體市場，記者的工作壓力未曾稍減。他們為傳遞第一手訊息，硬著頭皮挺進犯險的場景不斷重演。美國就業搜尋網站 Careercast.com 根據體力要求、時間緊迫性、生命威脅等要素，列出工作壓力最大的八個行業，記者赫然在列：攝影記者居第三，新聞記者排第七<sup>8</sup>。排行第一的外科醫生，薪資竟是攝影記者的十五倍。

平日勞動條件已是如此嚴峻，一旦災難降臨，記者「挺進」的界線又該如何拿捏，才能在確保自身安全與達成採訪使命間，取得平衡？

挺進捕捉到的珍貴畫面和獨家故事的確無可取代，媒體的社會責任，也相當程度立基於到現場報導第一手真實，對民眾求知慾的即時呼應。然而我們也必須了解，挺進界線的拿捏需要智慧：畢竟，直擊探查一不小心便會造成對災民的二度傷害，災難與社會案件的現場採訪，也往往流於情緒展演和瘡疤挖掘。那麼倘若問題答案是肯定的，「挺進」如真是媒體所必要，記者實際挺進的狀況和考量究竟如何？組織給予記者多少支援來因應相對惡劣的勞動情境？挺進對記者而言，是否果真等同於「獨家」？

<sup>7</sup> 2004 年 10 月 25 日納坦颱風來襲，台視記者平宗正為採訪當時的行政院長游錫堃，受困被高漲基隆河水淹沒的舊北卅七號道路。他由於深怕攝影機受損，將其高舉，導致未抓到救生圈而遭大水沖走喪命。

<sup>8</sup> 參閱聯合知識庫，《年薪逾 30 萬美元 美壓力排行 外科醫師第一》。

以上問題不僅關乎小我——記者人身安全與專業義理、長官要求之間的反覆折衷，更關乎大我——閱聽眾對災難新聞的期待，以及挺進氛圍掛帥的媒體，又是如何回應這份社會期待。因此本篇深度報導希望從莫拉克風災的個人採訪經驗出發，討論記者實際的挺進情形，包括深入災區遇到的危險、災難期間的勞動條件等等，反省現有的媒體補助與組織支援、記者的心態武裝，有何不足的地方。同時，在「挺進」生態可能還會持續一段時間的前提下，試圖給予組織和個人務實的建議，探討如何讓挺進更安全、災難新聞更多元。



## 第二章 相關文獻與問題脈絡

「挺進」雖是近年才出現的名詞，直接相關的學術討論與文獻有限，卻可以和現有研究方向相扣連；因為它是聯結「記者」、「媒體」和「現場」的橋樑，也是災難新聞產製的關鍵行動——如果意外事件是災難新聞產製鏈最前端的觸媒，那麼挺進採訪的過程便是觸媒訊息得以向外傳播的重要中介條件。要認識挺進，首先得對災難新聞有初步的了解。

和挺進相關的主題，比方媒體對災難的回應，包括特殊情境下媒體扮演的社會角色、災難報導的意義與特色、組織的動員模式等議題。再者便是記者於災難期間的勞動情形與實際採訪遭遇的困難。本章文獻回顧便以這兩個方向為主軸，輔以學術和實務界對挺進概念之討論，作為深度報導的引子。



## 第一節 災難新聞與災難期間的媒體功能

### 一、災難與災難新聞的定義

早在兩千多年前，老子《道德經》就有「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文字；深具社會關懷的十九世紀英國作家 Charles Dickens，曾以西元七十九年爆發的義大利維蘇威火山和頃刻遭掩埋的龐貝古城，比擬摧毀者和被摧殘者的關係。人們對災難的敬畏和感嘆，古今中外皆然。

澳洲的災害管理法案(the *Disaster Management Act*)將災難定義為足以導致社區崩潰的事件，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恢復原狀。比方自然發生的颶風、地震、水災、海嘯、疫病，或者人為造成的化學汙染、廠房爆炸、恐怖攻擊。早期社會學者 Fritz (1961) 也持類似的看法，認為災難發生於特定時空，對社會或其中的自足區域造成嚴重損壞，使其無法持續原有的運作型態，可進一步區分為自然與人為兩種（臧國仁、鍾蔚文，2000）。

所謂的「災難新聞」，根據 Larson (1980)的說法，則是媒體對災難的二度建構，不僅涵蓋事件發生當下，也涉及事前警告和事後的衝擊評估、重建後續（彭芸、谷玲玲，2000）。災難新聞也似乎與生俱來便具備特殊魅力，往往「報得最大、讀者最多，也被記得最久」(Sood et al., 1987)。

災難的顯著性(conspicuousness)、不可預期性(unexpectedness)、持續性(continuity)和強大衝擊性(intensity)具備極高新聞價值，自然成為吸引閱聽人注意、媒體爭相報導的素材。也因此 2000 年九二一大震期間，光是中部災區就出現上千名記者湧入採訪的「盛況」(蘇衡，2000)；對於 2004 年年底，發生於千里之外的南亞海嘯，國內的中央社在短短兩個月內，報導數亦達 1530 則之譜(杜玲玲，

2005)，並不因海嘯所在的印尼距離遙遠就不受關注。

Quarantelli (2002)曾針對美國九個遭逢災難侵襲的社區，作過一份當地報紙的調查，發現平均每家報紙有近 90 則相關報導，且當中 33%的新聞刊於頭版，55% 在前三版出現。

有意思的是，災難新聞的傳播並非一廂情願，而是「兩情相悅」。也就是說，不僅媒體「喜歡」報導災難，閱聽人也「樂於」接收。美國報業公會 1973 年的調查就顯示以下結果：閱讀率最高的新聞類別，正是「意外與災難」(accidents and disasters)，有高達 39%的讀者讀過。讀了政治新聞的人只有 25%，還有 33%的讀者閱讀一般的人情趣味題材(Sood et al., 1987)。需求決定了供給：媒體深受商業邏輯制約，由於知道讀者愛看這類議題，對於災難新聞也就格外重視。

災難新聞的報導模式，多著重傷亡人數、災情慘狀等戲劇元素，同時亦受媒體性質的影響，而有不同的重點著墨。Spencer(1992)等人便指出，電視步調急促，仰賴視覺刺激，由於播送時間有限，必須省略細節，因此災難的衝突性在此格外凸顯。至於以報紙為首的平面媒體，可運用篇幅較大，能夠針對災難相關訊息多方深入探討。此外，電視報導訊息多為單向，不像報紙往往提供各方發言論述的空間。

除了各時期普遍具備的特色，災難新聞的報導主軸，也隨時間遞移和社會需求的轉變而不斷調整。英國 BBC 編輯 John Jefferson 曾以時間序列更迭的概念，分析災難新聞框架的演變：立即災情報導首先應運而生，接著媒體開始追逐人情趣味故事(human stories)，最後才進入提出議題、反映災難中所有族群聲音的時期(Harrison, 1999)。臧國仁、鍾蔚文 (2000) 也認為，災難初期「只要與『事件』有關之變化就是新聞」，因此災區慘況最受關注。要等到災情漸趨穩定，傷亡人數幾乎停止變動，才可能挖掘事件背後的結構性問題。

彭芸、谷玲玲（2000）的九二一大地震電視新聞文本分析顯示，最常出現的主題為救援行動與生還狀況（24.6%），其次是災民生活情形（15.5%）、政府、政治人物（13.1%）、民生經濟（12.3%）、人情趣味與社會溫暖（11.2%）。正呼應了以上論述，反映在災難初期，民生、救災、人物故事等軟性題材為報導主力，重建、責任歸屬、政策等硬新聞則不太受重視。

延續這般災難報導的「傳統」，至少在事件發生的第一時間，「挺進」理所當然成為基層記者和組織高層，所能想到最直接的達陣工具：只要到達現場，捕捉的題材夠驚心動魄，主管自然能夠認可記者在危難中衝撞拚搏的努力。災難新聞注重「實況」和「衝突」的框架，就某種程度而言，的確支配了記者的勞動型態。

## 二、媒體在災難期間的社會角色

學者 Lasswell 認為，傳播有三大社會功能：守望環境(surveillance)、協調決策(correlation) 和教育(education)（李金銓，1981）。一旦災難降臨，交通與通訊網絡中斷，在難以循一般管道獲得消息的情況下，閱聽人對資訊的渴求勢必更為迫切。就公共服務和守望的功能而言，災難新聞的存在確實有無可撼動的價值。災難發生時，媒體扮演的社會角色如下：

### （一）告知重要資訊，避免集體恐慌

媒體在災難發生時最直接扮演的社會角色，便是告知和反映真實，減低民眾心理上的不確定性，即 Lasswell 所謂的「守望」。NHK 電視台歸納 1995 年阪神大地震期間日本國內媒體報導震災的四大特色，包括報導災民及災區狀況、讓受災戶安心、告知親友平安與否的訊息、提供災民生活上需要的資訊（彭芸、谷玲玲，

2000)，便是上述社會功能的展現。BBC 的編採手冊也明言：「即使無法確認災難中死傷者的身分，我們也必須盡快縮小未知擔憂的範圍，讓民眾不要陷入無謂的焦慮。」(Harrison, 1999)

## （二）聯絡社會各階層，促進資訊流通

徐佳士(1979)曾將大眾傳播媒介比喻為「神經中樞」，社會系統則是人體。當災難的侵擾破壞了社會正常運作機制，神經中樞便得居中調節聯繫，讓人體盡速恢復原狀。

八八風災期間，部分時段一一九專線塞爆，民眾於是 call in 電視台通報災情。甚至屏東縣長曹啓鴻、當時的內政部長廖了以，都透過電視台隔空討論救災事宜，這當然是較為極端的例子。但從中也可以發現，媒體確實像神經系統，在災難來臨時充當指揮所(command post) (趙庭輝，1991) ——一方面匯整地方訊息聯絡中央，一方面也協助政府，將訊息由上而下，傳達給閱聽眾。

## （三）凝聚團結意識，監督救災進度

媒體除了於災難期間扮演定心丸、指揮所等角色，某些記者冒險深入災區現場作第一手報導，也可能揭露災情，引導政府與軍方前往救援，同時持續監督救災進度。比方此次八八風災小林滅村，就是因為電視台記者的挺進才得以曝光。藉由災情的廣泛報導，媒體甚至能夠凝聚民氣、激發社會共同意識，募得實際的物資與金錢幫助災民，充分發揮公共服務的功能(杜玲玲，2005)。由此可見，「挺進」仍有一定的貢獻，亦是媒體在災變時得以發揮社會功能的關鍵要素。

## 第二節 災難期間的媒體動員

當訊息最匱乏、流通最遲滯的時候，往往正是閱聽眾最需要媒體的時候。當災難突如其来降臨，攪亂原有秩序，媒體於是被迫迅速盤整內部人力與資源，重新指揮調度。

### 一、災難時的媒體動員與運作

災難與日常諸如車禍、火災等意外的差異，首先表現在採訪對象和環境上。首先，記者必須和陌生消息來源打交道，且災難發生處，可能並非記者慣常熟悉的地方（蘇衡，2000）。再者，災難的高壓與瞬息萬變，讓發稿時間、守門過程充滿不確定因子，媒體的作業程序通常必須有所調整，得因時因地制宜（Sood et al., 1987）。像組織溝通、動員與編組、通訊設備的取得和維持，都是媒體於災難期間亟需解決的課題（蘇衡，2000）。災難時期的媒體動員和運作有下列三大特徵：

#### （一）打破原有分工，人員大規模臨時調動

災難發生時，媒體傾向改變原有組織結構和路線分工，尤其規模中等、競爭激烈的電台更常這麼做。為了報導 1980 年美國南加州暴風雪災情，地方電台 KFWB-radio 召回 12 名特派記者當中的 10 人，要求他們針對災區做「地毯式的報導」(Sood et al., 1987)。九二一大地震期間，中視打破在攝影棚錄製新聞的傳統，主播沈春華將播報現場直接搬到南投重災區；TVBS 也出動新聞部所有能調動的人力，包括主播群和資深記者，全天候 live 連線（彭芸、谷玲玲，2002）。災難發生的非常時期，媒體平日裡上下位階的關係，幾乎全盤顛覆，路線也不再涇渭分

明。

此外，在危急時刻，媒體也可能臨時進行任務編組，從各單位各路線抽調人手，整編出新團隊。比方九二一大地震期間，報社南部高雄地方中心的文字和攝影記者，就被調動前往災區所在的中部支援（蘇蘅，2000）。

這種臨時派遣的動員模式，雖於短時間內提供大量可資運用的人力，卻也可能導致「最嫩的菜鳥，也要在重大新聞中跑第一線」的弔詭情形。學者 Hadenius 曾批評挪威的全天候新聞台 SVT，在九一一恐怖攻擊最關鍵的時刻，反而派出最沒經驗的記者來處理這條新聞，結果證實他們根本不具備足夠的能力(Olsson, 2009)。九二一地震過後，電視台主管亦坦承，台內記者多半資歷太淺，導致現場連線狀況百出（彭芸、谷玲玲，2002）。

就算人力充足，若臨時調動，將不適任的人放在不適合的位置，仍可能出紕漏。更何況一旦災難降臨，組織調度吃緊，在追求新聞「量」的同時，則更容易疏忽對「質」的堅持：九二一大震期間，草創不久、規模較小的東森電視台，派遣全部記者跑遍中部大小鄉鎮採訪，當時的新聞部協理鄭吉崇便感嘆「人力不夠，況且新聞不斷發展，故未特別製作資訊性的地震報導」（彭芸、谷玲玲，2002）。

## （二）「沒有準備」就是最好的準備

面對突發狀況，即使有眾多手忙腳亂的前車之鑑，媒體仍未能養成擬定災難長遠採訪計畫的習慣：比方器材在颱風天泡了水該如何持續作業？萬一街頭暴動越演越烈，該如何在保護記者人身安全之餘還能產出報導？這一類的議題完全不在規畫藍圖中(Quarantelli, 2002)。學者建議，災難雖由一連串難以預料的事件構成，彼此間仍有共通點；若能加以掌握擬訂採訪計畫，會讓行動更有效率

(Whitbread, 1999)。

有意思的是，多數媒體主管卻認為沒有未雨綢繆的必要。前台視主播、曾任台視副總的顧安生表示，災難新聞採訪在台視並未有明確可供遵循的守則，因為每次情況都不相同，災難發生的時間、地點和當時手邊的資源也不可能相同。「在週末或晚上的資源調度就比白天、週一到週五還困難。」因此他認為，即便為災難調度樹立明確規範，效果也不大(彭芸、谷玲玲，2000)。多數媒體主管也直言，報社或電視台內並沒有「災難線」的設置，因為災難發生頻率不高，一旦有需要再從其他路線抽調人員即可。

過去災難發生頻率的確不高：1970 年代早期美國國家廣播公司 (NBC)的晚間新聞，就只有 2% 是災難新聞(Sood et al., 1987, Epstein, 1973)。不過隨著風險社會<sup>9</sup>時代的來臨，大自然反撲的力道越來越強，國際利害關係與宗教、種族衝突日趨複雜，災難發生的規模和後續效應越來越難以逆料，次數也越來越頻繁。沒有準備是否還是最好的準備？值得深思。

### (三) 傳統新聞守門過程受挑戰

Gans (1979)指出在災難發生的非常時期，傳統守門程序不再適用：時效性要求相對舒緩的報紙，有較多篇幅和餘裕處理深度議題，還能勉強維持一定的作業程序；需要大量影音素材的電子媒體只能盡可能簡化流程。一項調查顯示，災難發生時，有 83%的大型電台和 100%的中型電台挪用例行節目時段來報導災難新

<sup>9</sup>風險社會（risk society）理論由德國社會學家 Ulrich Beck 於1980年代所提出，認為工業社會的技術經濟發展邏輯與現代性，衍生出大量難以預測但卻後果深重的未知風險。他進一步強調，由於社會與知識的高度分化與複雜分工，風險可被人類掌握的部分愈形渺小，且更具高度不確定性、高危險性、難回復性、難評估性，其擴散速度難以掌握，且影響範圍往往是跨國界的（黃浩榮，2003）。

聞(Quarantelli, 2002)。如前所述，直播畫面可以適切填補節目空白，新聞篩選的過程也就不再那麼嚴謹。(Quarantelli, 2002)。

曾任中視新聞部副組長的劉蕙苓就說，九二一期間「新聞幾乎是來一條發一條，跑馬燈式的採訪和發布」(彭芸、谷玲玲，2000)。挪威全天候新聞台 SVT 的主管亦表示，九一期間報導步調非常急促，記者和編輯往往在沒有充分溝通的情況下做決定，例行的檢討會議也只好犧牲了(Olsson, 2009)。

## 二、媒體的事前訓練和相關保障

為因應突如其來的災難，媒體採取簡化例行守門程序、打破慣常人力調度等特殊動員模式，連帶引發記者短期自主權提升、工作強度與密度增加、採訪風險加劇等勞動條件的改變。災難現場也許不像真實戰場那樣危險，然而，組織現行的制度與實踐，給予記者多少彈藥來打這場艱辛的仗？事前的職業訓練和事後的協助，又有多少？

彭芸、谷玲玲(2000)討論九二期間媒體的表現，指出主管和記者的在職訓練仍待加強，內容則包括實務訓練和採訪觀念的建立。記者應「定期」接受安全、救難和逃生的專業課程，以應付各種災難現場的突發狀況。令人失望的是，組織內部多半只有抽象的採訪守則、前後輩間的口耳相傳，和一般發稿、寫作、剪接、播音等基本訓練，並未針對災難採訪進行特訓。其中最直接相關的部分，也許只有提醒記者注意災民反應，具備人道關懷，不要詢問「難不難過」、「未來將何去何從」這類問題(彭芸、谷玲玲，2000)。

所謂指導採訪方針的「編採手冊」，是「各媒體組織內新聞工作者製作新聞(採、寫、編、排或播)時的作業及行為準則」(臧國仁、施祖琪，1999)，屬於

經營理念、內部編輯政策和技術層面的提點，供新進人員盡快進入狀況之用（孫曼蘋，1998），亦未包含災難採訪的注意事項。

再說，媒體重視機動，認為與其什麼都要依據手冊，事先規劃未雨綢繆，不如「從做中學」，藉由累積採訪經驗求進步，這樣的觀念也導致記者和組織對災難訓練的不重視（彭芸、谷玲玲，2000）。

九二一地震五年後，媒體對災難採訪的在職訓練和記者人身安全依舊輕忽。這年夏秋更迭之際，納坦颱風來襲。

10月25日，台視記者平宗正在颱風天前往瑞芳，採訪員山子分洪道新聞時，因基隆河水突然高漲而受困。他由於深怕攝影機受損，將其高舉，導致未抓到救生圈而遭大水沖走喪命。

這個悲劇讓記者採訪災難新聞時面臨的威脅正式浮上檯面，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於事件發生一個月後，發表「平宗正條款」，提出四點聲明與三大呼籲，籲請媒體高層加入簽署，保障記者人身安全。

聲明第一點便開宗明義指出，「新聞事業單位應為所有外勤員工加保新聞採訪意外險。」第二點則進一步將媒體應落實「人身安全重於報導與設備」之原則具體化，認為採訪守則應明訂如遇緊急突發狀況，記者可放棄器材，以保障生命安全為優先，同時這樣的選擇不影響考評結果。此外，媒體應定期舉辦職災訓練與相關課程，確保憾事不再發生。畢竟，衝進新聞第一線之後，惟有帶著報導，活著出來，才有意義。

媒體平時未提供完善的採訪和安全訓練，那麼災後呢？一份關於戰地記者的研究顯示，24.6%的人曾尋求諮詢或藥物治療，相較於一般路線記者的16.2%，明

顯高出許多 (Feinstein, Owen & Blair, 2002)，且這個數據還是外顯的結果，有心理壓力卻未尋求協助的比例可能更高。

近年來關注記者創傷的 Dart Center for Journalism & Trauma 協會便指出，當記者從災難現場返回，媒體組織多半不曾提供輔導或其他具體協助。主管應意識到，並主動關心記者採訪後的反應，給予心理諮詢協助，讓他們發洩情緒。

值得注意的是，戰地採訪因性質特殊、歷史悠久，雖然工作環境格外危險，組織給予記者的保障卻也比較完善。訂立於 1949 年，具法律效力的日內瓦公約，在第 79 條即特別指出「在武裝衝突地區從事危險任務的記者，應被視為平民」，且「除非從事違反平民身分的行為，否則在公約與此協議之下，不可對被派到戰區特派員的權力存有偏見，其安全應該受到保護」。有實力派遣戰地記者的國際通訊社，如 CNN、BBC、ITN、Reuters，對轄下人員的保障也較為周全，要求記者在前往危險區域工作前，必須接受安全訓練。國際記者聯盟(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和國際新聞安全協會(International News Safety Institute)亦針對戰地採訪開設一系列課程 (McIntyre, 2003/ 謝德謙譯，2005)。

反觀未有固定路線設置，臨時遭指派前往災難現場的在地記者，相形之下更是孤立無援，其困境與創傷也往往在短期的採訪任務結束後，遭到遺忘。

### 第三節 災難與記者勞動

#### 一、記者勞動條件於災難期間的變化

Katz & Liebes (2007)曾以「災難馬拉松」(disaster marathons)形容媒體對悲劇日以繼夜、鋪天蓋地的報導，這個比喻換個角度理解，正突顯了記者的勞動強度與密度，在災難降臨的時分達到高峰。

撇開災難期間不談，記者平日勞動條件本就稱不上理想。以台灣而言，歷經蘋果日報登陸、中時晚報、民生報陸續停刊，乃至 2008 年中國時報裁撤地方中心，裁員五成，便可看出媒體業的沒落和記者遭遇的困境。一份 2004 年的調查顯示，每日工時在 8 小時以上的記者佔 79.5%，每週工作天在 5 天以上者亦佔 34.4%。在這樣的勞動情境下，62.2%的受訪者自認工作壓力大（劉昌德，2008）。

記者除了必須承受高度工作壓力，工資也偏低。當工業及服務業專業人員的平均薪資逐年平緩成長，記者的薪水卻直線下滑，由下圖可以看出記者和其他行業專業人員薪資消長的趨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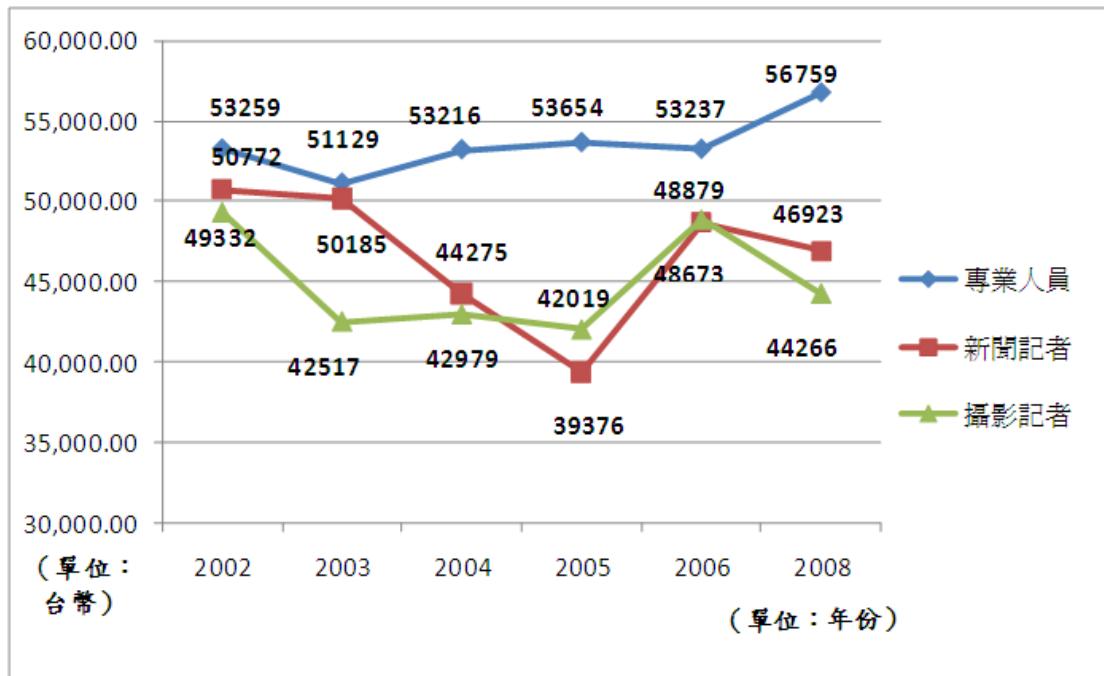


圖 2-1：新聞從業人員與一般專業人員歷年薪資比較(2002-2008, 其中 2007 年無  
數據)

資料來源：勞委會網站 製表：研究者

由此可見，記者平時工作條件已經不佳，那麼從天而降的災難，又會為記者勞動帶來什麼樣的衝擊？當組織動員模式改變，記者的勞動型態也勢必連帶做出調整，有正面影響，亦有負面。

### (一) 記者自主權提升，衝撞上下位階

俗話說：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災難新聞的播出和剪裁取捨雖仍取決於編採部門的高階主管，但身處與權力核心距離遙遠的災區，派駐的記者反而可以有較大的發揮空間，其自由度又隨災難規模、影響範圍、交通破壞程度而異(Quarantelli, 2002)。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的記者 Al Johnson，為了追蹤颶風行蹤，甚至沒向公司具體申報細項旅行支出，就搭乘噴射機繞著加勒比海海域飛了一萬兩千哩(Sood et al., 1987)。

新聞流動迅速，媒體往常以中央為決策核心的權力結構在災難中也漸漸「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去中心化的過程隨著對速度的要求而加快。災難期間記者通訊不便，難以持續接收內部長官指令，也因此天高皇帝遠，往往得自己拿主意(Olsson, 2009)。災難報導於是成為地方諸侯各自拚搏的戰場，在閱聽人渴求資訊的同時，只要新聞夠吸引人，記者甚至可以主導議題走向。在此時表現優異、臨場反應佳的記者，也可能異軍突起，受到重用。除了續跑原來的路線，若是再遇上重大災難，組織很可能再度抽調，指派支援，衝撞既存的內部結構（彭芸、谷玲玲，2000）。

## （二）工作步調快，體力消耗大

國內外研究對記者於災難期間實際的工時和勞動情形，精確的量化統計並不多：一方面災難範圍太廣，規模不一；一方面工時估算不易，且數據無法真實反映身心勞頓的程度。從前面提到九二一大地震期間，單單中部災區便湧進上千名記者（蘇蘅，2000），以及中央社在南亞海嘯的兩個月內，每天產出 26 則報導的份量看來（杜玲玲，2005），災難為記者帶來更沉重的負擔：工作環境差、工時拉得更長、工作步調急促、體力消耗劇烈。台視的顧安生、白詩禮直言：

災難新聞需要體力、精神的耗費，是種長時間的採訪，有時需要過夜，可能環境條件也很差，對女性同仁來說就會較不方便……（彭芸、谷玲玲，2000）。

然而這樣艱困的勞動條件，對男性記者而言難道就是「方便」的嗎？「方便」的定義又是什麼？

九二一大震期間，媒體規定記者每天定時回報一次或數次；災區記者更會相

互聯繫，了解採訪動態避免獨漏（蘇蘅，2000）。潘俊宏（2009）分享平時工作經驗，表示攝影記者要趕在新聞發生的第一時間抵達現場，想方設法將拍攝到的影像迅速回傳；傳播科技的進步和閱聽人對於圖像的喜好「構成綿密的權力網絡，……，進而改變了生產關係。」由此可見，災難期間隨著節目編排的調整，可運用篇幅擴張，因而需要更多內容來填補空缺；諸如 SNG 車、數位攝影機等器材的引進，不但沒有減輕記者的負擔，反而讓時效性的要求顯得理直氣壯。

### （三）身陷無法預期的危險

在忍受災難期間嚴酷的勞動環境之餘，對記者而言，災難的「不可逆料」又是另一場災難：他們無法預見混亂的現場將會發生什麼，自己的生命會不會就在下一秒消逝無蹤——被洪水沖走、遭大火吞噬，或者為來不及躲避的轟炸丟了性命。

戰地記者可說是最常和災難正面交鋒的一群：Feinstein (2002)等人的研究訪問了 28 名工作年資在 15 年以上的戰地記者，其中所有人都曾遭逢彈擊，3 人因此受傷，3 人目睹同事喪命，2 人被威脅處死，1 人則在空難中僥倖生還。2001 年，2 名法國記者和 1 名德國記者，在前往阿富汗採訪塔利班政權的路上遇伏身亡，就是一個血淋淋的例子（彭家發，2005）。2007 年，駐伊拉克的美軍將路透社記者肩上扛著的攝影機誤認為火箭砲，因而開機關槍掃射，年僅二十二歲的記者當場斃命，這個慘劇直到 2010 年四月才曝光。

2007 年日本攝影記者長井健司，在採訪緬甸仰光民主示威遊行時，被鎮壓的警方開槍射殺。1991 年日本火山雲仙岳(Mount Fugen)爆發，16 位記者進入標示為危險的淨空區採訪，被突如其來的高熱氣體湮沒而喪命（張錦華，2000）。挺進現場採訪災難新聞的危險性，可見一斑。

在天然災害頻仍的台灣，颱風季節屢屢可見記者橫越土石流，強行渡溪的驚險鏡頭。諷刺的是，要是不慎落水，還可能被同業寫成新聞。<sup>10</sup>

## 二、災難報導中記者與消息來源之互動

災難的發生，連帶引發記者短期自主權提升、工作強度與密度增加、採訪風險加劇等勞動條件的激烈變化。那麼，在組織支援鞭長莫及，訓練與保障又不見得充足的種種逆境下，記者可以倚賴哪些管道取得需要的訊息？臧國仁、鐘蔚文（2000）曾將災難期間資訊傳播的過程，整理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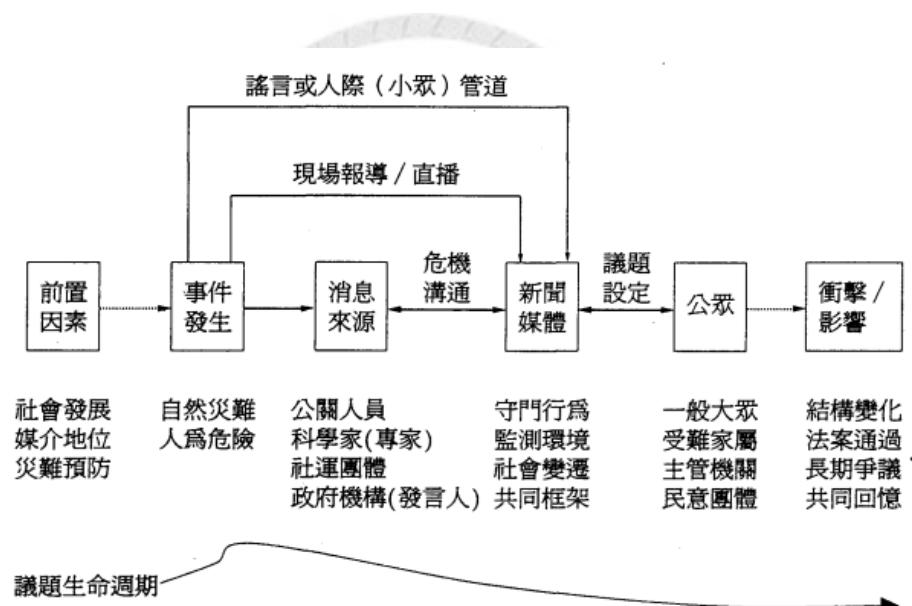


圖 2-2 災難傳播模式

資料來源：新聞學研究 製圖：臧國仁、鐘蔚文

所謂的「消息來源」，可分廣義與狹義兩種：廣義的消息來源，泛指新聞工作

<sup>10</sup> 參見 NOWnews 新聞網 2009 年 8 月 17 日報導，標題為「八八水災／攝影記者落水險滅頂女記者也滑倒」。

者透過訪問、觀察、文件蒐集與資料分析得來，用於報導產製的一切素材；狹義則專指最常用的人物訪問（鄭瑞城，1991）。無論何時，消息來源都是提供記者資訊的重要管道；平日如此，災難發生的第一時間更是如此。在採訪環境相對陌生的劣勢下，盡速掌握可靠消息來源，對記者而言格外關鍵：就像溺水的人抓住了浮木，採訪的方向和內容，因而能夠大致底定。

Gans(1980)對記者與消息來源之間的關係曾有如下形容：「在任何事件中，消息來源僅能盡力使自己成為可用(available)，唯有記者才能決定他們是否合用(suitable)。」因此，觀察災難報導的消息來源取向，是了解記者採訪型態的第一步。臧國仁、鍾蔚文（2000）認為，災難新聞主要受訪者為政府機構、公關人員、科學家、社運人士等權威份子。Sood(1987)分析美國包括暴風雪、颶風等五次自然災難期間的廣播與電視文本，發現媒體尋找受訪者的第一順位為警消人員(31%)，其次是市政官(24%)。彭芸、谷玲玲（2000）的九二一地震研究亦得到類似的結果：震災期間的電視新聞文本，最常見的受訪者為警消、醫護人員，占23.4%；其次是一般災民的20.7%和政府部門的17.1%。

這樣的現象就是所謂的「資訊沙皇」(information czar)，意指媒體在災難發生、資訊不明且社會情境混沌的情況下，會仰賴專業權威的消息來源，來建構事件真相（吳宜蓁，2000）。此種消息來源的集中化，一方面可能肇因於取得的方便性，一方面可能也是媒體為求提高報導公信力刻意為之的結果。

挺進的效果也許仍待討論，但有件事是肯定的：它的確有助於「檢驗」資訊沙皇的說法，打破單一消息來源壟斷意見市場的情況。記者如能親臨現場，一方面可以實際觀察環境，確認消息正確性；一方面可以訪問災民等第一手消息來源，蒐集多方說詞綜合報導，避免媒體淪為少數人士的傳聲筒。羅文輝(1995)便指出，消息來源通常傾向釋放對自己有利的訊息，一旦過份仰賴官方或專業人士的意

見，會讓媒體無法發揮守望社會、監督政府的功能。

### 三、災難新聞中的記者報導倫理

媒體掌握資訊網絡，擁有近乎無窮的發言空間和開火權，在享受社會聲譽與信賴的同時，自然必須肩負公眾責任。平日報導公正、準確的事實，自不待言；然而當記者前進災難現場，面對災情慘狀和情緒洶湧的群眾，勢必要更加謹慎，拿更為嚴格的倫理準則自我要求。BBC 的製作守則便指出：「我們在報導牽涉生命損失，描述人類苦難與憂傷的題材時，必須審慎考慮可能引發觀眾什麼樣的反應。」對戰爭、綁架／劫機、緊急事件、暴動／抗議、自然災難等類目，BBC 均詳加區分，訂立個別注意事項。

在國家／國際緊急事件的類別中，BBC 提到部分災難事件處理守則：首先，當消息來源意見分歧，傷亡狀況不明，記者應報導大致數據區間，或採用可信度最高、最具權威性的說法。此外，報導不宜透露死傷名單；即使這樣可能引發些微不安，卻比直接公布姓名，刺激受難者親屬來得好。以空難為例，比較理想的處理方式，是公布諸如起飛時間、地點、目的地等航班資料，而非乘客名單。

以上處理準則，多用於新聞播出前的後製階段，那麼前往災區現場的第一線記者，又該如何自處？張錦華(2000)觀察九二一地震期間的災難報導，歸納出以下四大原則。我們可以發現，無論在災難現場或是編輯台上，體察災民感受，凡事以人為本，是最終的依歸：

一、採訪活動不應妨害救災，亦不可忽略自身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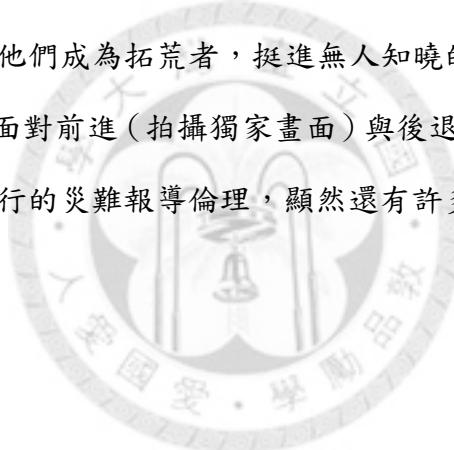
二、基於安全與救災需要，記者應遵守現場警戒線之設置。

三、記者到達現場時，應先與現場指揮官及發言人聯繫，了解狀況並配備必要之裝備，同時設備和車輛不得妨礙救災與交通。

四、電視記者裝扮不宜過於華麗，言談舉止宜表示同理和關懷。

此外，媒體共享平台(media pool)的概念，也不斷被提及：警政機關應於災區現場劃出警戒線，避免記者進入危險地帶，由政府提供資訊，以兼顧新聞需求；或者組織媒體代表團，統一進入災區採訪，而非單打獨鬥的亂闖。

雖然現行消防法已有相關規定<sup>11</sup>，然而，仰賴媒體的「共識與自律」來決定警戒線座落位置，似乎並不容易。一來記者擔負沉重採訪壓力，往往難以遵守警政人員的指令，再則當他們成為拓荒者，挺進無人知曉的災區，警戒線又從何劃起？當災難降臨，記者面對前進（拍攝獨家畫面）與後退（自身安全、法令規範、採訪義理）的兩難，現行的災難報導倫理，顯然還有許多模糊地帶。



---

<sup>11</sup>現行的消防法第二十條對警戒線有如下規定：「消防指揮人員對火災處所周邊得劃定警戒區，限制人車進入，並得疏散或強行疏散區內人車。」至於此規定是否可類推至其他重大災難，則未明文規範（彭芸、谷玲玲，2000）。九二一大震當時的警政署公關室科長黃宗仁認為，警政單位執法的警戒線可概分為三層，最內層只有救難隊和偵察人員可以進入，第二層開放媒體採訪，最外層則是疏散人群和交通管制的緩衝區域。警政署公關室主任梁建銘亦表示，警戒線分為有形和無形兩種，有形的警戒線由警方依現場狀況設置，無形的則取決於媒體的共識和自律（《目擊者雜誌》，1999）。

## 第四節 小結

當災難降臨，通訊網絡因而失常，社會對相關訊息需求孔急。依據供需曲線原理，此時手上握有資訊的媒體，功用被無限放大：告知與守望、聯繫與傳達、凝聚並監督。媒體的存在，在社會陷入混亂時分，意義確實重大。

災難的發生推倒了媒體動員的第一張骨牌，組織打破路線與階層分工，重劃版面、調整節目，志在攻下收視、閱讀率的灘頭堡。記者在採訪期間，則面臨工作質與量的惡化、危險性大幅提高等困境，他們把自己當成骨牌，扶持堆疊著深入災區。我們不禁要問：付出的代價和回收的成果是否成比例？這群基層的新聞工作者，在背負著報導深度不足、侵犯災民隱私罵名的同時，又有多少人了解他們實際的勞動狀況？災難最前線的採訪過程，也最能看出衝突、張力，及組織背後的結構性問題。

「挺進」是記者工作的常態，也是應盡的義務。然而歷年的災難研究多從組織層次出發，巨觀審視媒體動員模式與產製內容的改變，極少以水平貼近的視角，觀看最基層的勞動者，是如何艱辛的匍匐前進。僅有的少數統計資料，亦不足以說明勞動過程中的掙扎。因此這篇深度報導希望透過質性訪談，藉由描寫記者深入莫拉克災區的實際經歷，反省挺進的這條界線，究竟該劃在哪裡。

距離上回媒體大規模挺進，已是十年前的九二一；平宗正事件讓重視記者勞動條件的記憶被短暫喚醒，組織必須做點什麼的呼聲卻依舊轉瞬即逝。又過了另一個五年，莫拉克風災期間，媒體對記者事前的安全訓練、採訪期間的支援與保障究竟前進了還是倒退？此刻正是一個理想的檢驗契機。

## 第三章 採訪計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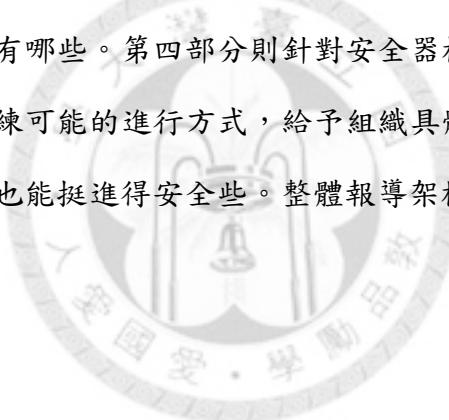
所謂的深度報導(depth reporting)包括以下三個要素：一、告訴讀者新聞事實的完整背景；二、描寫新聞事實發生時，週遭情況的意義，並推測可能的演變；三、綜合分析上述兩點所獲得的資料。因此，可說融合了背景性報導、人情趣味報導和解釋性報導的特色，是既有客觀資料，亦加入個人色彩的書寫形式（彭家發，19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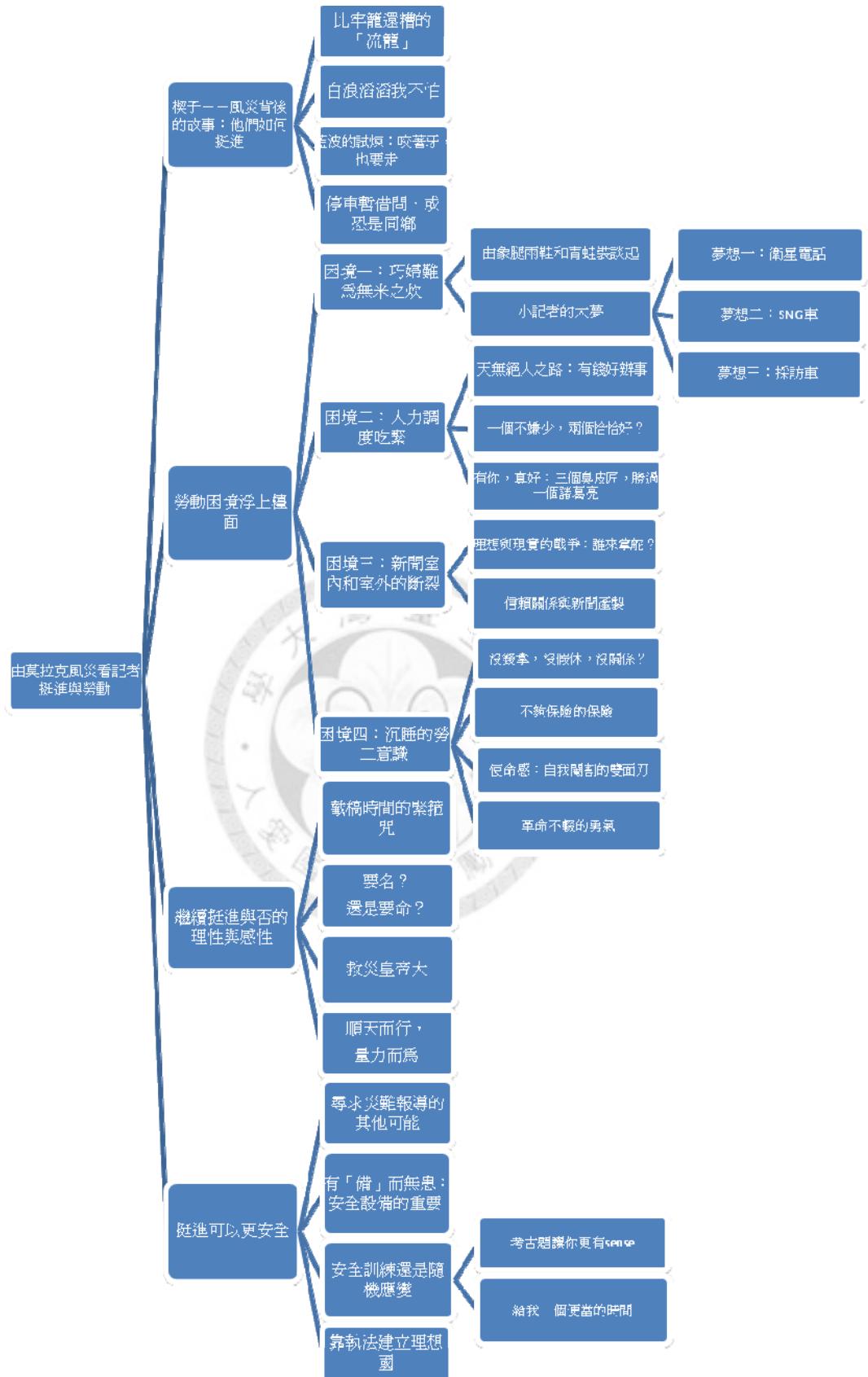
本篇深度報導因而希望藉由背景資訊的蒐集和訪談，檢視莫拉克風災當時記者「挺進」災區的實際情形，為讀者釐清「新聞事實」；同時將「挺進」放入更宏大的脈絡，描繪事件發生時「週遭情況的意義」——先討論其對個人的意義，即挺進訴說著什麼樣的記者勞動困境，再討論挺進之於組織的意義，即這樣的行為凸顯哪些物質支援與安全訓練的結構性缺陷。在重現「新聞事實」，並還原這個事實的脈絡意義後，最終對新聞工作者提出挺進採訪的具體建議，並為媒體擘劃改善災難期間勞動情境的可能藍圖。

## 第一節 報導架構

記者奮不顧身挺進災區的情景，在2009年莫拉克風災期間再次受到矚目；小林村災情的曝光，更賦予第一批深入現場的記者至高無上的光環。然而，這篇報導寫作的目的，並非神化特定個人的英雄色彩，而是希望以此次報導經驗為例，了解記者的挺進，如何受到組織與個人的力量拉扯，而導致特定的行為表現。

本篇報導擬包括四部份：第一部分為記者挺進歷程的重現，第二部份進一步剖析記者於災難採訪期間面臨的勞動困境，檢視媒體提供的支援與保障是否充足。第三部分探討記者如何在組織限制的前提下，做出個人的突破或妥協，以決定挺進界限，考量因素有哪些。第四部分則針對安全器材、課程存在的必要性加以討論，並思考災難訓練可能的進行方式，給予組織具體改善的建議，希望往後記者即使要挺進災區，也能挺進得安全些。整體報導架構如下圖：





細部內容規畫如下：

## 一、挺進歷程重現

台灣位處地震和亞熱帶，除去人為災害，自然災害發生頻率亦高，因此災難新聞一向是媒體和閱聽眾關注的焦點：從大園空難、九二一地震到納莉風災，記者無不傾巢而出，賣力報導，視其為擦亮媒體招牌、證明自身能耐的最佳時機。然而，歷年災難研究多聚焦新聞文本分析，少數則藉由主管訪談，歸納組織於災難期間的特殊動員模式——在了解產製端的生產流程與輸出端的產品樣態之餘，卻獨漏中間很重要的一塊拼圖：基層勞動情形的還原。唯有還原記者於災難時挺進的情境(what)，才能進一步了解他們為何採取種種行為和手段(how)，為了一張照片、一段影像，這樣賣命。

## 二、勞動困境還原

挺進災區的歷程聽來也許戲劇性十足，卻隱藏許多不為人知的辛酸。舉例來說，當記者深入全然陌生、不盡友善的採訪環境，是否常有孤軍奮戰的無力感？組織在設備和資金上能否及時給予支援，好讓記者應付突如其來的暴雨、坍塌崩落的山路，在通訊狀況不佳的偏鄉僻壤也能順利發稿？或者，在櫛風沐雨一整天之後，回到市區能有個舒適的飯店落腳，隔日好充電再出發？

回想 2005 年，華視主播張晉豪被派往南部七二水災災區，採訪期間罹患流行性感冒，加上先前氣喘未癒，曾向主管表示希望提早回台北就醫，主管卻不理會，結果一個月後因病情加劇驟逝（陳香蘭，2005）。有此前車之鑑，撇開物質資源不談，媒體是否派遣足夠人力，確保單一記者的工作量不至於難以承受？提供的保

障和訓練，又是否能讓記者在一次次任務中全身而退？一旦記者發現挺進過於危險、工作不堪負荷，有沒有管道可以及時反應，暫停採訪？此次莫拉克風災，組織對於挺進特定災區採訪的要求，是否也造成記者無端的壓力？在一個個挺進災區的故事背後，反映了什麼樣的勞動困境，第一線記者又該如何自處？此部分試圖找出個別故事共同的脈絡，凸顯媒體亟待解決的結構性問題。

### 三、挺進界線怎麼定

即使災區相同，每位記者對挺進界限的認知，仍有著微妙的差異：這些差異取決於「個人」對危險的定義不同、對使命感的投射程度不同，也可能取決於「組織」施予的壓力不同。

災區情勢瞬息萬變，因此觀察記者如何在電光石火之間，判讀情勢並據以決定挺進的距離，便很有意思。跳脫紙上談兵的戰術演練，在實際戰場上，他們考量挺進與否的因素包括哪些？除了對新聞理想的堅持，又受到多少物質資源的限制而不得不低頭？藉由實際案例的訪談，本報導希望提供新手記者未來挺進災區一些具體可實踐的標準：何時該前進？何時該後退？何時該求援？如此就算遇上陌生情境，也不至於太慌張。同時，也希望讓一般讀者了解，看似衝動的挺進行為背後，其實有眾多變因來回拉扯——有自然的力量，更有人為的力量，並非單一記者可以決定。

### 四、讓挺進更安全

使命感和新聞固然珍貴，卻怎麼也比不上記者的性命：沒有了性命，再了不起的獨家也永遠無法呈現在世人面前。雖說天有不測風雲，但組織一旦派人到災

難現場，就必須對記者安全負起責任。這份基本的義務，包括採訪前和採訪期間的保障——採訪前，組織做了哪些前置作業，比方災難訓練、經驗傳授；採訪期間，組織又提供了什麼安全器材，對記者的保險安排是否周到？

本篇報導亦試圖釐清災難安全教育是否必要，該以什麼形式進行才有成效。此外，呼應前面章節的勞動困境，此部分也希望檢視，組織對記者災難期間的保險、安全設備等保障，是否確實。哪些事情，是組織該做而未做的？如何做才能讓挺進更安全？



## 第二節 訪談對象

奠基於以上架構，受訪者須能解答「莫拉克風災期間挺進與勞動」與「組織保障和安全課題」兩大疑問：第一個概念構成第一至第三部分的報導主體，第二個概念則是第四部分據以發展的濫觴。

第一個概念的受訪者將以具備災區現場採訪經驗的記者為主，部分媒體主管為輔，以便在還原挺進實況的同時，也能了解背後組織動員的考量、支援狀況和難處。由於不同屬性的媒體，其勞動要求、資源豐富度、在職訓練與工作保障可能有所差異，為避免以偏概全，於是進一步依媒體類型分類，試圖釐清組織性質和勞動情形之間的關聯。預計受訪者人數與所屬媒體類別分佈如下，總計記者至少訪問 15 人。其中，特別納入「地方」與「國際通訊社」兩個記者族群，因為這兩個族群，在可運用資源、採訪生態上均有一定特殊性。媒體主管則涵括電視與報社、有線與無線新聞台，人數至少 5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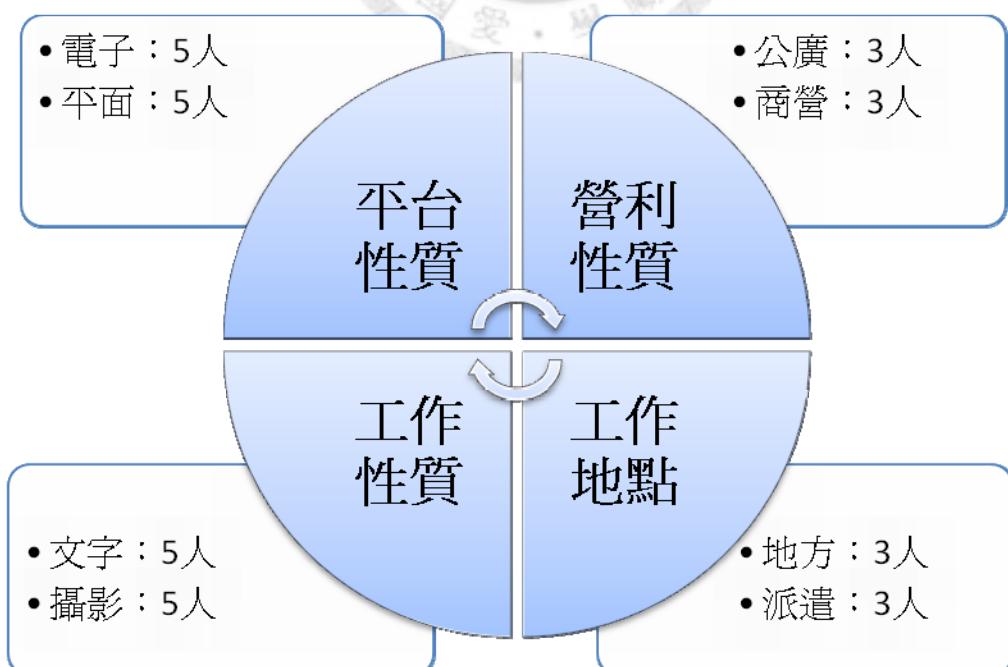


圖 3-2 挺進現況擬採訪記者類別分布圖

此外，盡可能選擇年資差異大的受訪對象，以對照初出茅廬的菜鳥和身經百戰的老鳥，對挺進的態度和作為是否一致。

第二個概念的受訪者，要對組織保障和安全課題有深刻認識。除了要能反映組織內部實際運作狀況，更要以高遠的眼界，跨越現行媒體從業人員視野的侷限，提出具前瞻性的災難訓練相關建議。因此除了訪問第一線記者風災期間的工作情形，更加入學者專家的意見。

其中學者專家又可細分為「學者」、「專家」兩類，學者部分以新聞相關科系教授為主。至於專家，則以社團相關領域意見領袖為主，比方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卓越新聞獎基金會。然而由於純粹的學者專家不夠了解業界生態，論述也許陳義過高而難以實踐，因此盡量尋找曾任、現任記者之人士，求質精而非量多，預計此類別至少訪問 5 人。

表 3-1 預計訪談名單簡表

身分	職稱	姓名	任職機構
挺進記者 ／媒體主管	前新聞平台採編中心副主任（後專任文字記者）	林曉慧	公視
	新聞部採訪中心副主任	黃乃琦	中視
	新聞部總監	孫嘉蕊	東森
	攝影中心綜合組組長	楊光昇	聯合報
	前都會中心主任(後任副總編輯)	陳賡堯	中國時報
	攝影中心副總	林俊安	蘋果日報
	文字記者	彭光偉	東森
	文字記者	邱曉佩	東森
	文字記者	許甫	TVBS
	文字記者	任以芳	中天
	攝影記者	沈建宏	民視
	攝影記者	江長銘	中視
	文字記者	謝安安	華視

	文字記者	林靜梅	公視
	攝影記者	侯永全	聯合報
	攝影記者	黃義書	聯合報
	地方記者	李恩慈	聯合報（後轉職蘋果日報）
	文字記者	朱真楷	中國時報
	地方記者	蘇福男	自由時報
	地方記者	黃佳琳	自由時報
	攝影記者	林振義	蘋果日報
	攝影記者	莊璧綺	路透
	文字記者	陸逸馨	路透
	攝影記者	葉陶軒	法新社
	攝影記者	賴魯慈	美聯社
學者專家	廣電系副教授	許瓊文	政治大學
	新聞系副教授	劉昌德	政治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助理教授	林照真	交通大學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	邱家宜	執行長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	楊偉中	會長



### 第三節 訪談問題

參照第一節的報導架構，訪談問題須能呼應「挺進概況」、「勞動困境」、「挺進界線」、「安全訓練與保障」四大主軸。將訪談問題之核心概念與主軸對應整理如下，並列出各主軸的訪談問題：



圖 3-3 訪談問題主軸與對應概念簡圖

#### 一、挺進現況

第一線記者

1. 工作年資？機構？平常跑的路線是？工作地點／活動範圍？常不常被指派採訪災難？

2. 莫拉克風災前往哪裡採訪？挺進過程中印象深刻的幾件事？最辛苦的事？有意思的事？最想抱怨，或者最驕傲的事有哪些？
3. 這次挺進經驗，對職業生涯有什麼衝擊？和之前的災難採訪經驗相較，有什麼獨特之處？
4. 這次挺進災區得到最值得的獨家是？曾經冒了這樣的危險，和你獲得的相較，覺得對稱嗎？這條新聞有沒有辦法藉由其他方式取得？

## 二、勞動困境

### 第一線記者

1. 在何種情境下被告知採訪？準備時間多長？公司支援了哪些設備，提供哪些資源（如交通工具、攝影器材、當地聯絡人員）？
2. 自己事前做了哪些準備（設備，心態）？現在回想，覺得夠不夠？如果再有機會深入災區採訪，會建議組織和新聞工作者，做什麼樣的準備？
3. 採訪期間多長，幾個人去？休息／輪班情形如何？對當時的工作條件滿不滿意？為什麼？你覺得有哪些地方可以改善？
4. 期間跟組織的聯絡狀況如何？面對上級的要求，如何溝通？為什麼採取這樣的態度？
5. 和同業的關係又是如何，是競爭，或者可能結盟？和電視台／報社的地方記者，有無相互合作？

### 媒體主管

1. 組織在資源／支援上，為什麼會有特定限制？如果無法提供，具體的原因是什麼？有無替代方案？
2. 報社／媒體有沒有一套歷年來針對災難人力調配的依據（比方什麼樣的災情規模要派多少記者？對派往災區的記者有無特殊路線的偏好）？
3. 對災區記者有什麼樣的發稿要求？或者對報導的內容與形式？

### 學者專家

1. 記者面臨以上勞動困境的原因是什麼？組織應該如何改善這樣的困境，記者有無突圍自救的可能？



### 第一線記者

1. 你認為挺進的界線應如何拿捏？記者如何在個人安全、使命感與組織要求間做選擇？或者有其他的考量？
2. 組織有無要求要跑到什麼樣的新聞，拍攝到什麼畫面？實際挺進的距離和組織要求有無差距？如果有，怎麼辦？
3. 你認為就這次的挺進行為，以及組織對挺進分際與其他相關要求而言，雙方各有什麼需要檢討的地方？或者有什麼讓你深感驕傲？

### 媒體主管

1. 組織對於記者挺進的距離有無特殊要求？如果記者反應無法繼續挺進，組織會如何處理？

## 四、安全訓練與保障

### 第一線記者

1. 公司有無針對災難採訪的指導守則／編採手冊？平時主管有無聲明勞動保障？有無保險或其他相關的體能或職業訓練？知道其他同業的狀況嗎？
2. 如果有安全課程／災難相關訓練，是以什麼方式進行？你覺得實用嗎？如果有，你覺得需不需要，為什麼？
3. 你對安全器材的看法是？這次採訪莫拉克風災穿戴了哪些設備？由自己準備還是公司提供？

### 媒體主管

1. 這次莫拉克風災中，組織給予第一線採訪記者什麼樣的保障、安全裝備？有什麼是沒有提供的？為什麼？
2. 平時有沒有針對災難採訪的訓練課程，包括安全／採訪注意事項的傳授？或者透過哪些管道來傳授相關的訊息？

### 學者專家

1. 媒體／記者對於安全教育多持漠視態度的原因是？安全教育／災難訓練課程真有存在的必要嗎？
2. 如果有，該以什麼方式進行才有效果？如果沒有，又是為什麼？
3. 安全裝備能發揮的功用有多少？記者和組織應該對安全裝備、安全教育有什麼樣的認知？懷抱什麼樣的期待？



## 第四節 採訪可能遭遇的困難與解決之道

關於「挺進現況」、「勞動困境」、「挺進考量」的訪談對象以深入災區，採訪過莫拉克風災的記者為主，因就讀新聞所之故，可透過人際網絡尋得合適的受訪者，無須擔心樣本不足的問題。值得注意的地方在於，記者工時長且工作忙碌，恐難臨時敲定訪問時程，必須盡早約訪，提早準備，以免落空。但由於記者應對進退可能較有防衛心，須盡可能詢問細節，鼓勵他們敞開胸懷侃侃而談，分享工作甘苦。

除了第一線記者，本報導也輔以媒體中階主管的訪問，了解動員考量和組織支援的狀況。然而中階主管態度傾向保守，說詞也可能含糊抽象，訪談得多下功夫，才能挖出較深層的資訊。同時也必須留意，主管和記者的說法有無出入。

關於第二部份「挺進反思」的受訪者，學者專家都屬於樂於分享所知，想法很多的“wise men”之流，約訪和採訪難度應不至於太高。不過訪問時如果可以，應該嘗試拿記者、媒體主管的意見反問學者專家，彼此相互激盪對話，才可能對實務界提出具體可行的建議，而非罔顧現實限制的紙上談兵。

## 第五節 寫作進度

本篇深度報導之架構，可概略區分為三個環節：企劃案、深度報導作品、報導後記，其中企劃案包括報導緣起、相關文獻與問題脈絡、採訪計畫，筆者從2010年二月開始蒐集整理資料，花兩個月撰寫修改，預計在四月中完成大綱口試。

四月初開始聯絡受訪者並進行訪談，預計先訪業界，再帶入學者專家的意見。這樣安排的目的，是希望避免採訪前預設立場，能夠重新認識「挺進」；同時也期待由個人困境的探索出發，將焦點逐步轉移到組織、以及更高層次的社會氛圍思考。估計花一個半至兩個月進行訪談，在六月底前訪完所有受訪者，並完成訪談內容重點整理。

六月開始深度報導寫作，預計花一個月左右完成報導與報導後記，至少一萬五千字的內容，七月中至九月底進行修改，並在十月底前完成論文口試。寫作進度如下圖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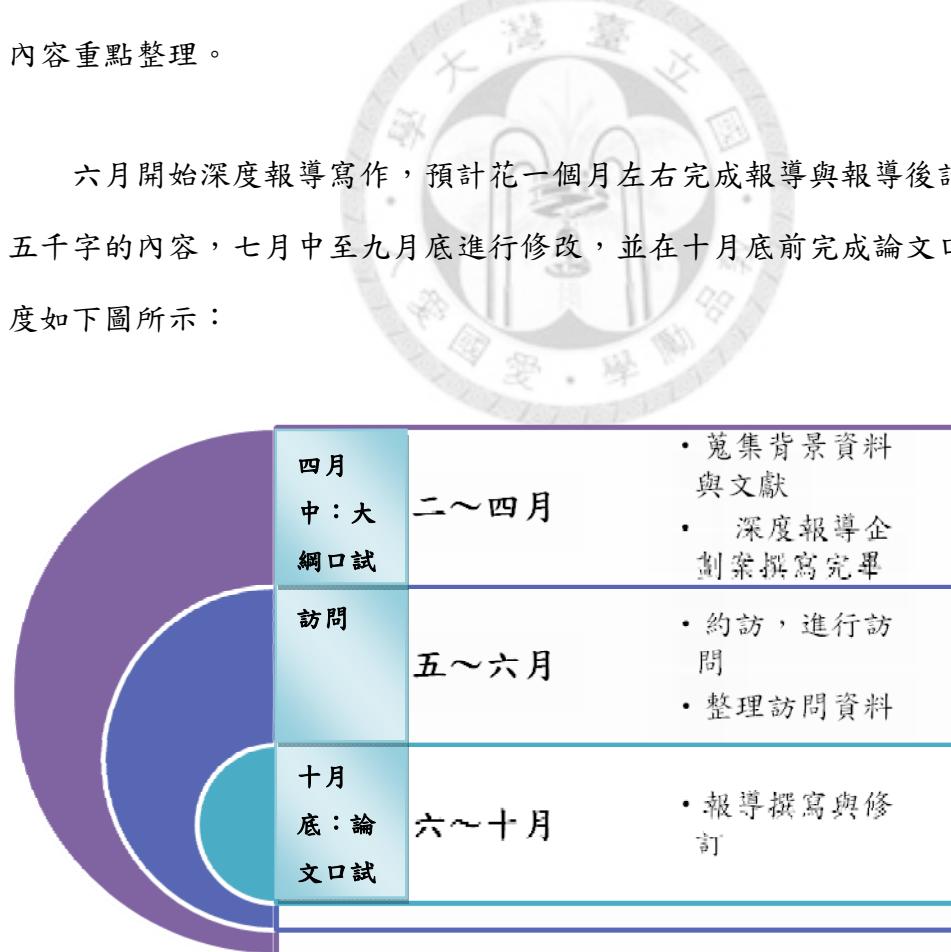


圖3-3 寫作進度示意圖

第三部分



—採訪後記—

## 採訪反思與心得

寫作這篇深度報導的「巔峰時期」，落在 2010 年初夏：那陣子在台北勤約記者前輩，也下南部災區，蒙熱心的高雄駐地大哥幫忙，開著自家轎車，領我在莫拉克風災以來，傷重未癒的山路蜿蜒兩、三個鐘頭。還記得途中一邊按捺頭暈想吐的衝動，一邊手持錄音筆，奮力抓緊每個話頭轉折，頻頻追問。觀察車窗外變色的河山，偶爾按下快門試圖留下些痕跡，則是額外的功課。

這是感覺最強烈的一次：我覺得自己，像個記者。

在暗夜車廂的對談裡，自由時報資深地方記者蘇福男大哥的幾句話，卻閃亮彷彿星星：「記者寫的，都是別人的故事，卻沒有人來寫他們的故事。」這次，我想為他們寫故事。本篇報導共訪問 18 位實際挺進莫拉克災區採訪的記者、1 位留守台北的同事、6 位媒體主管和 5 位學者專家，總計 30 人。

尋找故事的過程固然辛苦，明白某些不願面對的真相，卻更讓人挫折。有些故事早就曉得：平面媒體難敵電子的聲光魅力，傳統大報在蘋果日報登陸後，江山流失半壁，處境越見窘迫——2008 年中國時報六一八事件大幅裁員六百人，就是一例。營運狀況稍佳的電子媒體，同樣必須面對激烈的競爭：有線台的九個新聞頻道，加上無線四台，讓台灣成為全球媒體密度最高的國家，各家記者工作壓力比起從前，未曾稍減。

以上都是概略的論述。我們所不清楚的是，媒體環境艱難，那麼記者的勞動困境，「具體而言」又是如何？災難採訪凸顯的最大問題，就是組織事前準備、當下應變能力均不足，導致記者挺進災區時，承受更大的壓力。

組織的支援狀況，表現在莫拉克風災經驗中，隨媒體屬性與規模而有不同：關於採訪器材、安全裝備的提供，國際通訊社遠比國內媒體大方，衛星電話、租車、調片費用，該給的絕不少給。奈何人力緊縮是國際通訊社編制的原罪，也造成災難期間記者工作量暴增。

反觀國內媒體，尤其電子，在人手方面充裕許多，有線台一般可以派出近百名記者下災區，無線台動員人數也在四、五十人之譜（公視例外，約只有五至七組，不超過二十人），資源挹注卻都少得可憐。像安全帽、雨衣、雨鞋等裝備多採實報實銷，未在事前統一準備齊全；或者對租車、修車、住宿費選擇性的補助，事後休假也常未補齊。國內外媒體兩相對照，對員工的照顧程度，或者說對人道價值的重視度，高下立見。

值得注意的是，關於新聞室內外斷裂及勞動意識不足的問題，並不因記者所屬單位而有差異：無論國際通訊社或國內媒體記者，都坦承主管對現場的想像與實況不同，也流露對自身困境的消極心態。

不過，勞工意識的不足，實在不該歸咎於小記者沒有自我覺醒——畢竟多數人寧可沉默接受現實，而非冒著出頭爭取、卻丟掉飯碗的危險。因此，記者人身安全增進的責任，不應由「個人」擔負，而該讓「組織」來扛。促使組織負起責任最有效率的做法，便是交由法令強制執行。現有法律雖不盡完備，延伸解釋後仍足以適用，關鍵在於政府欠缺魄力，確實執法。導致此次莫拉克風災採訪期間（甚至更早之前就可能如此），記者出現保險狀況不明、安全裝備短缺等問題。如果執法者能夠定期稽查，確保媒體把記者的安全放在心上，在課程、設備上盡力而為，挺進時落水、受困的事件，也許就能減少。

寫作過程中我最感動的地方，是即使組織支援匱乏、競爭壓力沉重，記者仍然繼續堅持的勇氣：他們的挺進表面看似盲目，深入挖掘後，卻發現背後隱含許多道德考量、自我要求——比方保留救災資源比跑獨家重要、獨家不見得只能靠挺進創造，人性關懷和公眾利益會是更高遠的目標。「挺進」這個名詞本具負面意涵，不過就此次莫拉克風災的挺進而言，在多數記者身上，我看見的，卻是對新聞品質的執著。

在大家普遍認為媒體是社會亂源、甚至指責記者是「妓者」的此刻，訪問前輩們的莫拉克風災採訪經驗，卻使我有些「驚喜」的看見，媒體的未來，其實並

不黑暗。只要這批懷抱理想的基層記者還在崗位，新聞界就存在進步的可能。能將記者的真實心聲傳達出來、讓更多人了解他們的困境、掙扎和選擇，我覺得自己做的事，真有那麼點意義——只要多一個人同理記者的處境、多一個人願意挺身爭取勞動權益、多一個人願意堅持純淨的新聞價值、多一位政府官員看見媒體的結構性問題而願意做出改變，這篇文字就值得了。

有記者告訴我，自己的故事開始有人聞問、第一次被訴說與記錄，對他們而言意義重大；他們所不知道的是，這篇深度報導對我而言，意義同等深厚。就讀新聞所的我，常常想著要成為記者，這次關於莫拉克風災的一連串訪問，等於預示未來可能遭遇到最嚇人、最不堪的一面——跋山、涉水、受傷、受困、沒保險、沒安全帽、救生衣。每一段他們口中笑談的經歷，在我聽來都像震撼教育，一次又一次衝擊我的決心。好幾次，我自問：既然這麼危險，以後還要當記者嗎？

聯合報地方記者李恩慈的一句話在耳邊響起：「會當記者的，都有一點神經病，」仔細想想，看過了最險峻的，還有什麼好畏懼？能夠在開展記者生涯之前，先意識到最壞的可能，曉得挺進的艱辛，做好心態及物質上的準備，是一種幸運。

於是不那麼害怕，走到最險的地方，也許出現在眼前的，會是最美的風景。

很慶幸能在離開校園前完成這篇深度報導，記者大哥、大姊的「挺進」故事，不僅讓我更加認識新聞工作的真實面貌，也讓我實際走進災區，甚至，挺身面對自己的軟弱與懼怕，在過程中找到勇氣，得到成長。

## 研究限制與建議

起初這篇報導的寫作，之所以鎖定風災新聞，一方面是莫拉克風災為 2009 年極具代表性的新聞事件，一方面則是自己對以往颱風天記者常見的誇張報導方式，是否真能反映現場實況感到懷疑。不過訪問幾位實地前往災區的記者前輩之後，發現平常我們看得見新聞產出的樣貌，卻看不見新聞背後付出的努力；他們生動的採訪經驗，反倒是更吸引人的寶藏。

因此，本報導最後改以記者於莫拉克風災期間的挺進與勞動為題，而少觸及風災報導的價值評判：主因是關於勞動條件的身不由己一再被提起、訴說，在一個個笑中帶淚的故事裡得到印證。這類的初探研究，先前十分缺乏，導致我們對第一線新聞工作者的勞動情境、組織的支援狀況幾乎一無所知。此刻，急需有人留下記錄，凸顯國內媒體輕忽採訪安全的問題，同時為記者發聲，言明災難期間需要的採訪資源，期能讓他們的勞動權益獲得改善。

本篇深度報導暫不討論風災新聞的各家優劣，是由於價值評判牽涉個人主觀意識甚深，寫作分際不易拿捏，且須經長期觀察和效益評估，才能對風災新聞的社會影響進行全盤分析。受限於寫作時程，無法長時間投入田野，持續訪察災民和社福團體、關切災區重建情況，深入了解風災報導帶來的正負面效應，殊為可惜。寄望未來的研究，可以就新聞價值的議題，多方詢問救難人員、災民、新聞記者、學者、政府單位的意見，建構出災難新聞的理想圖像，也讓媒體明白，什麼樣的報導內容會是社會所需要的，進而在災難降臨的艱鉅時刻，成為凝聚群體、協助重建的關鍵力量。

在整理文獻的時候發現，國內新聞框架、文本分析的研究甚多，對於產製新聞的幕後英雄，關注卻甚少——尤其記者的心理創傷、工作壓力，特殊路線、駐地工作者的辛勞，以及新聞室編輯守則、安全訓練等資料，幾乎都是國外遠多於國內，也因此在解釋和應用上有所差距，是比較遺憾的地方，卻也可能是本篇深

度報導的價值所在。

受限於過去國內記者勞動領域研究的匱乏，我將本篇報導定位為初探型研究，在力求拓展涵蓋廣度的同時，對個別面向的深度刻劃難免力有未逮。建議未來的研究，可以針對記者採訪的硬體設備、精神支援、採訪訓練，依媒體類型做更細緻的比較，並進一步討論新聞內容表現與勞動壓力間的關係，以供新進記者參考。此外，由於此篇報導以實際挺進經驗為寫作主軸，受訪者也以基層記者為主，未來研究對象可多鎖定中階主管，雖然訪問難度增加，卻可能反映其他深層的結構性問題。



## 參考文獻

- 杜玲玲(2005)。《災難新聞之新聞處理研究—以「南亞大海嘯」報導為例》。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金銓(1981)。《大眾傳播理論》。台北：三民書局。
- 吳宇舒(2009年8月13日)。〈風災期間的東森新聞部〉，《吳宇舒的無語書》。上網日期：2010年3月2日。取自  
<http://www.wretch.cc/blog/jkshu/15631314>
- 吳宜蓁(2000)。〈危機溝通策略與媒體效能之模式建構——關於腸病毒風暴的個案研究〉，《新聞學研究》，62：1-34。
- 林鶴玲、方念萱(1999年9月28日)。〈到了現場，不代表能設身處地〉，《聯合報》，第20版。
- 胡幼偉(1999)。〈報導震災及陳進興伏法，媒體只見速度不見深度〉，《新聞鏡周刊》，573：13-15。
- 徐佳士(1979)。《大眾傳播理論》。台北：東華書局。
- 孫曼蘋(1998)。〈新聞人需要一本合時宜的工作手冊——從《中華日報編採手冊》的出刊談起〉，《新聞學研究》，56：301-305。
- 陳香蘭(2005)。〈誰殺了新聞主播—深度追蹤華視主播張晉豪之死〉，《目擊者》，49：31-35。
- 張錦華(2000)。〈媒體報導災難事件的原則〉，《新聞鏡周刊》，593：46-51。
- 許瓊文(2009年9月7日)。〈挺進文化的省思〉，《媒體改造學社網站》。上網日期：2010年3月7日。取自  
<http://www.twmedia.org/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587>
- 彭芸、谷玲玲(2000)。《市場競爭下我國新聞專業意理的實踐及困境—以921地震新聞報導為例》。台北：行政院發展考核委員會。
- 彭家發(2005年9月)。〈記者是高危險性行業〉，《傳媒透視》。上網日期：2010年3月14日，取自  
[http://www.rthk.org.hk/mediadigest/20050915\\_76\\_120603.html](http://www.rthk.org.hk/mediadigest/20050915_76_120603.html)。
- 彭家發(1986)。《特寫寫作》。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 黃浩榮(2003)。〈風險社會下的大眾媒體：公共新聞學作為重構策略〉，《國家發展研究》，3(1)：99-147。
- 黃義書(2000)。〈「調片」文化中失掉的新聞攝影專業〉，《目擊者雙月刊》。上網日期：2010年10月4日，取自  
<http://www.atj.org.tw/old/mw1767.htm>。
- 趙庭輝(1986)。《災難報導之新聞價值分析研究—以颱風消息為例》。輔仁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臧國仁、施祖琪(1999)。〈新聞編採手冊與媒介組織特色——風格與新聞風格〉，

- 《新聞學研究》，60：1-38。
- 臧國仁、鍾蔚文(2000)。〈災難事件與媒體報導：相關研究簡述〉，《新聞學研究》，62：143-151。
- 鄭瑞城(1991)。〈從消息來源途徑詮釋近用媒體權〉，《新聞學研究》，45：39-56。
- 劉昌德(2008)。〈大媒體，小記者：報禁解除後的新聞媒體勞動條件與工作者組織〉，《新聞學研究》，95：239-268。
- 潘俊宏(2009)。《趕新聞遊戲下的「真實」：攝影記者的勞動處境與專業焦慮》。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戴上茹(2009年11月26日)。〈衝進災難第一線：談災難報導倫理與心理創傷〉研討會發言。
- 謝德謙譯(2005)。《衝進新聞第一線：帶著報導，活著出來》。台北：商周。(原書：McIntyre, P. [2003]. *Live News: A Survival Guide for Journalists.*)
- 羅文輝(1995)。〈新聞記者選擇消息來源的偏向〉，《新聞學研究》，50：1-13。
- 蘇蘅(2000)。〈集集大地震中媒體危機處理的總體檢〉，《新聞學研究》，62：153-163。
- 〈媒體在重大事件中的角色和功能——行政院新聞局「如何處理重大災難新聞」座談會紀實〉(1999年11月)。《新聞鏡周刊》，573：6-12。
- 〈年薪逾30萬美元 美壓力排行 外科醫師第一〉(2009年11月26日)。《聯合報》，A19版。
- BBC editorial guidelines. Retrieved March 27, 2010, from  
<http://www.bbc.co.uk/guidelines/editorialguidelines/edguide/war/nationaland-inte.shtml>
- Epstein, E. J. (1973). *News from nowhere: Television and the news*. New York: Random House.
- Feinstein, A., Owen, J., & Blair, N. (2002). A hazardous profession: war, journalists, and psychopathology. *Am J Psychiatry*, 159(9): 1570-1575.
- Fritz, C. E. (1961). Disasters. In *Contemporary social problem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 Gans, H. J. (1979). *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Newsweek and Tim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Harrison, S. (Ed.). (1999). *Disasters and the media: Managing crisis communications*. London: Macmillan Business.
- Katz, E., & Liebes, T. (2007). "No More Peace!": How disaster, terror and war have upstaged media ev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 157-166.
- Olsson, E. (2009a). Rule regimes in news organization decision making: Explaining diversity in the actions of news organizations during extraordinary events. *Journalism*, 10(6): 758-776.
- Olsson, E. (2009b). Media crisis management in traditional and digital newsrooms.

- Convergence*, 15(4): 446-461.
- Quarantelli, E.L. (2002). The role of the mass communication system in natural and technological disasters and possible extrapolation to terrorism situations. *Risk Management*, 4(4): 7-21.
- Sood, R., Stockdale, G., & Rogers, E.M. (1987). How the news media operate in natural disaster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7(3): 27-41.
- Spencer, J.W., Seydlitz, R., Laska, S., & Triche, E. (1992). The different influences of newspaper and television news reports of a natural hazard on response behavior.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3): 299-325.
- 2003-2004 State Disaster Management Group Annual Report*. (2004). Queensland, Australia: State Disaster Management Group.



## 附件

### 新聞採訪人員安全衛生指引<sup>12</sup>

#### 壹、前言

93年10月25日納坦颱風期間，多位記者於員山子分洪道採訪分洪新聞時，受困於洪水中，並發生一名記者不幸溺斃事件，另92年11月16日一名記者因採訪爆竹煙火工廠爆炸新聞，被爆裂碎片擊重受傷，新聞採訪人員的工作安全，受到各界關切；另依據國際非營利組織「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之統計，過去十年期間（1994-2003），全球因公殉職之記者共有346人；由於記者身負報導任務及媒體社會責任，經常出入高風險場所，而在同業競爭下，往往疏忽安全防護，或因為缺乏風險觀念及安全意識，暴露於危險環境中而不自知，為避免類似遺憾再度發生，媒體企業應強化對採訪人員安全衛生之重視，並採取必要之管理措施。

大眾傳播業適用勞工安全衛生法，雖有設置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或人員從事安全衛生管理；對於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以及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實際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等一般規定，惟採訪人員之工作型態及作業環境變動性相當大，仍無法以一般工作場所之設施標準予以規範，因此，事前之風險認知、工作守則及教育訓練，應透過媒體企業內部管理制度之運作，以強化採訪人員之安全意識，並落實於採訪任務中。

#### 貳、適用範圍

- 一、新聞業、廣播業或電視業等，編制有新聞採訪人員之大眾傳播業。
- 二、非大眾傳播業之機關、學校、團體，派員實際從事採訪工作者。

---

<sup>12</sup> 來源：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網站。

## 參、雇主及高階主管有關採訪作業之安全衛生職責

- 一、雇主對於新聞採訪人員應訂定安全管理政策，並宣示以人身安全為第一優先考量，如採訪人員確因生命遭受威脅，未能達成採訪任務時，不得予以歧視或影響其應有權益。
- 二、雇主應依事業規模設置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或人員，規劃、督導及實施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 三、雇主於派員採訪下列高風險新聞事件時，應針對各該現場可能之危險情境，進行危害辨識及風險評估：
  - (一) 天然災害：颱風、水災、震災、土石流等災害。
  - (二) 重大人為災害：重大火災、爆炸災害、毒性化學物質災害、生物病原災害、偏遠地區如空難、海難、山難等災害。
  - (三) 社會危機事件：警匪槍戰、民眾抗爭、暴動等事件。
  - (四) 其他可能危及人身安全之新聞事件。
- 四、雇主應會同勞工安全衛生人員、採訪部門主管及採訪人員代表，依風險評估結果，訂定採訪標準作業程序及安全作業標準，納入採訪作業工作守則中，並定期檢討更新。
- 五、雇主對於新進採訪人員或在職人員變更工作時，應實施三小時以上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並依採訪性質及風險評估結果，規劃實施必要之在職訓練。
- 六、雇主對於受指派前往採訪高風險新聞事件之人員，應使其接受特殊之專業及安全訓練。
- 七、雇主於派員採訪高風險新聞事件時，應建立事前安全查核機制，實施勤前講習，並針對採訪任務前、中、後，採取必要之安全管理措施。
- 八、雇主對於高風險新聞事件之採訪人員、裝備、安全措施及意外保險應妥為規劃，並依任務需求，提供適當之防護器具、急救器材及其他必要之後勤支援。
- 九、雇主應督導採訪人員遵守權責機關關於危機事件現場所設置之新聞警戒線及相關配合措施，在未有新聞警戒線之場所時，應維持適當安全距離，採取安全措施並隨時保持危機意識，不可冒然進入危險區域。

十、雇主應定期或不定期實施採訪作業安全稽核，督導所屬落實風險及安全管理。

## 肆、高風險新聞事件採訪安全衛生作業程序

### 一、出發前

#### (一) 辨識可能危害：

針對高風險新聞事件及可能危及採訪人員生命安全之場所或環境，應針對該特定情境，實施風險評估，辨識可能危害及採取因應之安全措施（各類高風險新聞事件可能危害之安全注意事項及所需之個人防護裝備，請參閱附表「高風險新聞事件採訪安全注意事項參考表」）。

#### (二) 採訪部門主管之職責：

採訪部門主管於派員採訪高風險新聞事件時，應於事前實施安全查核，採取下列措施並予以記錄：

1. 辨識並詳列任務中可能之潛在危害因子。
2. 透過相關管道，儘可能掌握事件現場狀況及風險資訊。
3. 檢討現有安全措施是否足夠？是否需採取進一步之防護措施？
4. 實施勤前講習，將採訪任務、風險資訊及安全注意事項，明確告知各相關人員。
5. 確認採訪任務與所承受風險之相對價值，儘量減少非必要之風險，如認有採訪必要時，應確認是否已依公司規定，辦理採訪人員意外險投保事宜。
6. 確認每位採訪人員均已接受一般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針對特定重大風險均已接受適當專業及安全訓練。
7. 應考量裝備之機動性及安全性，並以指派二人以上出勤為原則。指派採訪人員單獨執行任務時，採訪人員因安全顧慮請求支援時，應即派員協助，或下達「安全優先」之作業指示。
8. 建議穿著之服裝應適合採訪現場之需要，確認每位記者對於執行任務中可能遭遇之危害，均有適當之安全防護。
9. 務必將安全列為第一優先考量。

### 二、任務執行中

#### (一) 後勤協助

採訪部門主管應負責下列安全事項：

1. 掌握採訪記者之行程及人員動態。
2. 持續透過相關管道，隨時掌握事件現場狀況並更新風險資訊。
3. 隨時保持與採訪記者之聯繫，確認是否有其他危險情況或安全注意事項。
4. 提供必要之安全衛生或緊急應變支援。

## **(二) 採訪現場**

1. 採訪人員為二人以上時，應選定一名擔任現場作業主管（Team Leader），由成員中推派或由公司主管指派，負責現場之安全管理事宜；如係單獨採訪時，應注意本身安全，並與採訪主管保持聯繫。
2. 現場作業主管（或單獨採訪人員）於採訪任務中之職責：
  - (1) 確認現場情境是否符合事前之風險評估及安全查核事項，如發現有新增危害事項，應重新評估可能風險並採取必要安全措施。
  - (2) 確認無線通訊器材之暢通並與公司主管保持聯繫。
  - (3) 事件現場應遵守權責機關設置新聞警戒線之管制及相關配合措施，如未有新聞警戒線之狀況時，應自行評估可能危害，採取適當安全措施並保持適當安全距離，不可貿然進入危險區域。
  - (4) 現場有立即危險之虞時，應（協同小組人員）退避至安全場所，並向上級主管回報及請求必要支援。
  - (5) 檢查防護裝備（並指導成員）正確使用個人防護具。
  - (6) 突發狀況之處理及協調溝通。

## **三、任務結束後**

- (一) 簡要記錄採訪經過、任務中發生之任何虛驚事故及改善建議事項，作為日後實施教育訓練、宣導或安全作業標準之修正參考。
- (二) 如有發生人員傷亡之重大事故，應配合安全衛生及相關部門完成事故調查報告，並納入員工教育訓練之教材。

附表 高風險新聞事件採訪安全注意事項參考表

高風險新聞事件	安全注意事項	防護裝備參考	備註
颱風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持續留意氣象局發布之颱風警報，並特別注意採訪地區之風勢、雨量及災情相關資訊，並採取必要之因應措施。</li> <li>盡量避免進入或接近山區、河川、海岸或低窪地區等地區，留意土石流、洪水、山崩或瘋狗浪等可能之危害。</li> <li>狀況不明時，勿強行通過淹水之地區或道路。</li> <li>避免接近受損倒塌之建物、招牌、路樹、掉落電線等，以防物體飛落、倒塌或感電。</li> </ol>	安全帶、安全鞋、安全帽、救生衣(圈)、防水衣物、救生繩索	災害案例：93年10月25日納坦颱風期間，多位記者在採訪員山子分洪道開挖新闢時，受困於洪水中，並發生記者不幸溺斃之事件。
水災(豪雨)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蒐集氣象局發布之豪雨特報及雨量分佈資訊，採取必要之因應措施。</li> <li>盡量避免進入或接近山區、河川或低窪地區等地區，留意土石流、洪水、山崩等可能之危害。</li> <li>狀況不明時，勿強行通過淹水之道路或橋樑。</li> <li>淹水場所(如地下室)未確定電力設備斷電前，不可進入，以防感電。</li> </ol>	防水衣物、救生衣(圈)、膠鞋	
地震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地震受損之建物，應留意餘震及隨時有倒塌之危險，避免進入或接近該建物，以防倒塌、崩塌或物體飛落之危害。</li> <li>穿越瓦礫、建物殘骸或雜物等之不平地面上時，應留意跌倒、踏穿、刺傷等危害。</li> <li>進入災區採訪時，務必配戴安全帽及安全鞋，配合現場警戒措施及執勤人員之引導，避免貿然進入不確定安全之空間。</li> </ol>	安全帽、安全鞋	進入工地或倒塌、崩塌現場採訪時，得參考本項措施辦理。
土石流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蒐集山區雨量及土石流警告資訊，盡量避免接近土石流警戒區域。</li> <li>宜於遠距離採訪，如必要接近災區時，應透過當地救災單位，或對當地地形及土石流經驗豐富之人員共同前往，不可貿然進入不熟悉之山區。</li> <li>如有落石或山川變化之警訊時，應立即退</li> </ol>	安全帽、安全鞋	

高風險新聞事件	安全注意事項	防護裝備參考	備註
	避至安全場所。		
重大火災、爆炸	<p>1.火災及爆炸，甚至有毒物質外洩可能伴隨發生，應先透過當地救災單位（或災害應變中心）了解火災種類，於不明狀況時，應先保持安全距離，以防二次爆炸或毒性物質之危害。</p> <p>2.對於化學工廠或有危險物、有害物場所發生之火災、爆炸事故，應於上風處及遠距離採訪，並採取必要之防護措施。</p> <p>3.應配合救災及執勤單位之警戒措施，絕不可超越消防人員，貿然接近火場。</p>	安全帽、防煙面罩、防火衣、呼吸防護具、棉質衣物	<p>1.災害案例：92年11月16日，記者於採訪巨豐煙火工廠爆炸新聞時，頭部及腰部遭炸飛之磚塊砸傷，右手骨折。</p> <p>2.有可燃性氣體積滯之場所，不可使用可能產生火花之裝備或物品。</p>
毒化災	<p>1.採訪前應了解毒化物質種類及相關災情，配戴適當防護裝備。</p> <p>2.前往災區時，應先透過當地救災或環保單位（或災害應變中心）之指示、建議或會同前往，不可貿然直接前往現場。</p> <p>3.配合現場執勤單位之警戒措施，選擇上風處遠距離拍攝及採訪。</p>	防毒面具、口罩、化學防護衣	防毒面具、口罩應留意毒罐之有效期限及適用對象。
生物病原災害	進出災區應依衛生及相關主管機關之防護標準及因應措施辦理。	符合防護等級之防護衣或口罩	
警匪槍戰、對峙	<p>1.確實穿著防彈背心、鋼盔（不可僅配備工地用安全帽）等安全裝備及輕便之服裝（鞋），並可與警方裝備有明顯區別。</p> <p>2.考量採訪之機動性，不宜攜帶笨重之器材。</p> <p>3.留意周遭整體環境，利用地形、地物或屏障，避免暴露於危險環境，並避免與警方第一線人員站在相同地點。</p> <p>4.遵守警方之指揮及警戒措施，切勿超越封鎖線。</p>	防彈背心、鋼盔、	

高風險新聞事件	安全注意事項	防護裝備參考	備註
民眾抗爭、暴動	<p>1.採訪人員應確實配戴安全帽，服裝及器材應盡量輕便並可明顯辨識。</p> <p>2.避免激怒任一方群眾或主動挑起紛爭，可選擇附近之制高點，有利掌握現場動態，並可遠離群眾，避免危險。</p> <p>3.發生警民衝突時，應立即避開雙方之直接衝擊，並隨時觀察周圍情形，避免遭拒馬、蛇籠等阻絕設施刺傷或遭群眾丟擲之物品所傷。</p>	安全帽	93年4月10日多名電視台記者於採訪總統府前集會抗爭事件，遭民眾襲擊。
偏遠地區 (山難、海難、空難等)	<p>1.出發前應確實檢點採訪裝備、通訊器材、衣服、食物、水、地圖、急救藥品及其他必要物品。</p> <p>2.指派主管應考量採訪人員之體能及身體狀況，避免長途跋涉或暈車、暈船造成不適。</p> <p>3.進入偏遠地區應結伴同行，並與對當地地形熟悉之人員會同前往。</p>	安全帽、救生設備、防水、禦寒衣物、防滑鞋等	